中國八大詩人

國學小叢書

胡懷琛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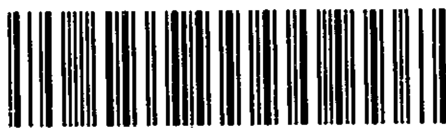


編者 胡懷琛
編輯主幹 王雲五

國學小叢書

中國八大詩人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中國八大詩人目錄



題詞

陰曆甲子新年，閉門無事，取古人詩集讀之；得我所最心折者八家，察其人之性情環境，論其詩之特色，並淵源支派，共得三四萬字，編次成書。既畢，總題六絕句於卷端。

屈子離騷號楚辭，南方文派此宗師。一編哀豔兼幽怪，湘雨巫雲萬古悲。（右屈靈均。）

浩然元氣在胸中，流露成文自不同。便說青蓮少含蓄，未能平淡步陶公。（右陶淵明李太白。）

寫實詩篇語卻工，千秋此派幾人同？自從杜少陵之後，有個山陰陸放翁。（右杜子美陸放翁。）

街頭孩子村間婦，解唱香山粗俗詩；畢竟只憐長恨曲，誰知諷諭有微詞。（右白香山。）

大蘇才力亦奇雄，一吐胸懷氣似虹。參到甚深微妙處，禪心詩意本相通。（右蘇東坡。）

敦厚溫柔三百篇，風人微旨憶當年。可憐多少談詩客，誰識漁洋是嫡傳！（右王漁洋。）

自序

我在介紹這八位詩人給讀者以前，我要先說幾句應該說的話：

第一：我不是說中國只有這八位詩人，不過以爲這八位頂重要罷了。

第二：八位之中，各有一種特色。我並不曾戴了我自己的眼鏡，去看他們各人的好處，雖則有時立在相反的地位，我並不去此取彼，或去彼取此。

第三：是以他們生存的時代前後爲次序的。

第四：每一個人做一篇，合成此書。各篇體例，不能一律；篇幅長短，更不能一樣。我爲著便於敍述起見，寧可使形式不整齊，不肯受形式的支配。

第五：對於屈靈均，陶淵明，李太白，三家，已有他人做過有系統的論文了。我對於他們，表示同意的地方，我在這裏便不再說了。我對於他們懷疑的地方，我也用懷疑的態度，說明我

自己的見解。

第六：在這八位以外，再有韓昌黎，和黃山谷，我想有許多人以爲應該加入的。然我以爲韓昌黎，只不過形式上有一種特別的地方，在實質上並沒有特色。黃山谷上承杜子美，下啓陸放翁；然既不及子美，又不如放翁，除了以字句生硬爲特色外，實質上也沒有特別的地方。論他偏僻的性情，又是屈靈均的一小支，從各方面看起來，二人都沒有加入的可能，所以便不加入了。

第七：我於這八位詩人，不僅就本人而論，也說到他們詩學的淵源和支派。所以雖說只有八人，但是所論及的還有許多人。

第八：蘇東坡以前六人，想是大家都不懷疑的，以爲他們的詩，是有價值。而於陸放翁及王漁洋，或者還有許多人要懷疑，以爲沒有甚麽可取的地方。卻不知放翁的寫實，漁洋的溫柔敦厚，確是他們的特色，是我們所應該佩服的。

以外沒有甚麼要說的話了。書中不對的地方，想不能免，請讀者賜教罷！

民國十三年二月。　胡懷琛自序。



中國八大詩人

屈靈均

（一）

中國的詩歌，發生很早。如今所流傳的篇章，有堯舜時的擊壤歌，南風歌等。這些作品，有人說是眞的；有人說是假的；也有人說連堯舜也沒有這些人，又何況擊壤歌和南風歌呢。這些作品，是眞是假，雖不可知；然但就孔子所删定的三百篇看，已可算是洋洋大觀了。不過三百篇的詩，到如今雖然存在；三百篇的作者是誰，到如今已不可考了。而且那時候雖然有偶爾作詩的人，而沒有以作詩著名的詩人。中國有專門詩人，要算是從屈原起。屈原的生卒年月，事蹟，文學作品等，在今日也發生了疑問。許多名人，如胡適之，梁任公等，都細細的

研究討論過。我所見過的，有下面所列的幾種：

胡適之的讀楚辭　在努力週報附刊的讀書雜誌內。

梁任公的屈原研究。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三輯內。

謝无量的楚辭新論。國學小叢書本。

陸侃如的屈原　單行本。

他們四位先生，已說得很詳細了。我沒有再說的必要。就是再說，也不能超出他們的範圍以外。不過他們四位先生，對於楚辭和中國詩學的關係，比較的說得太少。至多說了一句詩經是北方的文學，楚詞是南方的文學罷了。

我如今便揀他們所不曾說及的，來說一說，以補他們之缺。便是說一說楚辭和漢，唐以後詩學的關係。至於屈原事蹟等，他們已經說過了的，我不再說。讀者要知道時，可以參看他們的大作。除了胡適之讀楚辭一篇，如今不容易購得而外，其他三種，都是很容易購買的。

（二）

屈原的事蹟，我們所拿來做考證的根據的，是史記裏的一篇屈賈列傳。這篇傳，有許多話是空話，也有許多話是不可相信的話。這話說起來很長，現在不必多說，只將謝无量考定了重做的一篇簡單的屈原小傳，錄在這裏，以見屈原之爲人。

> 屈原，楚同姓，事楚懷王，頗見信任。因草憲令，被讒見疏。不久召還，參與外交事務；他的主張，是拒秦聯齊。曾出使齊國。懷王將入秦，他也力諫，不聽。後懷王久留秦，楚國無主；屈原憤恨他的政策不行，作離騷經，有怨刺的意思。襄王即位，屈原又被讒，再放逐在沅湘之間，九年不返。因自沈汨羅江死。

謝无量這篇簡單的屈原小傳，很爲適當。讀者只須讀了這篇小傳，差不多已經彀了。不過屈原名平，字靈均，這幾個字是應補入的。

屈原的作品，自然是以離騷爲主要。此外再有卜居，漁父等篇。再有九歌，本爲楚人祀神

的樂歌，而屈原替他改作的。後來他的弟子宋玉，景差，及漢朝賈誼等，仿他所做的作品，統名爲楚辭。如今流傳的，以王逸註的楚辭，爲最古的本子。再後來註解的人很多，不及偏舉。關於這一層，可參看胡適之的讀楚辭第二段，及謝无量的楚辭新論第三章。我這裏不多說了。下文單說屈原和漢唐以後詩學的關係。

（三）

楚辭所包涵的第一種特點，就是說神話。九歌本來爲祀神而作，不消說了。就是離騷，也有許多的神話。如云：

吾令羲和弭節兮，望崦嵫而勿迫。……前望舒使先驅兮，後飛廉使奔屬。鸞凰爲予先戒兮，雷師告予以未具。吾令鳳鳥飛騰兮，繼之以日夜。

又云：

吾令豐隆乘雲兮，求宓妃之所在。

又云：

望瑤臺之偃蹇兮，見有娀之佚女。

羲和，望舒，飛廉，豐隆，雷師等。都是後世神怪小說（如封神傳）裏的名詞。宓妃，有娀佚女也是神話。九歌裏的甚麼東皇太一，甚麼湘夫人，甚麼國殤等等，更不必說了。這些神話，是詩經裏所絕對沒有的。詩經裏的神是天，詩經裏的鬼是祖宗。從天與祖宗的方面演不出離奇怪誕的神話來，從東皇太一，湘夫人一方面，便可以演得出離奇怪誕的神話來了。

從此以後，中國的詩歌裏便添了許多神話，首先受屈原的影響的，就是曹子建；他的洛神賦，不就是神話麼？

再後詩歌裏夾雜神話的，要算李太白，和李義山，最爲顯著。李太白的夢遊天姥吟云：

……洞天石飛，訇然中開，青冥浩蕩不見底，日月照耀金銀臺。霓爲衣兮風爲馬，雲之君兮紛紛而下來。虎鼓瑟兮鸞迴車，仙之人兮列如麻。……

李太白的風爲馬，鸞迴車，不就是離騷裏的鸞凰爲先戒，望舒（望舒風神名）先驅麼？

李義山的嫦娥云：

雲母屏風燭影深，長河漸落曉星沈。嫦娥應悔偸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

李義山的嫦娥，不就是離騷裏的宓妃，有娀佚女之流麼？

（四）

楚辭的第二種特點，就是說牢騷話，表現孤僻的性情。說牢騷話，在國風，小雅裏也有的；後人拿詩歌發牢騷，不單是受了屈原的影響。表現孤僻的性情，在詩經裏沒有的；在楚辭裏，卻隨處表現出他自己孤僻的性情來。如云：

吾既有此內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。扈江離與辟芷兮，紉秋蘭以爲佩。

又云：

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；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，長顑頷亦何傷。

又云：

謇吾法夫前修兮，非時俗之所服；雖不周於今之人兮，願依彭咸之遺則。

又云：

製芰荷以爲衣兮，集芙蓉以爲裳；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予情其信芳。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長余佩之陸離；芳與澤其雜糅兮，唯昭質其猶未虧。

諸如此類的地方很多，都是充分的表現他高潔的性情。屈原自殺，一半固由於受了環境的逼迫，一半也由於他的天性是孤僻，不和俗人相投。這種孤僻的性情，充分的在詩歌裏表現出來，這是詩經裏所沒有的。或者有這樣的作品，也被孔子删掉了。因爲孔子要拿詩經做教化的工具；這樣的充分表現孤僻的性情，和處世接人很不相宜，所以一例删掉了。就是前節所說的神話，照理在初民時代的詩歌裏，也不能沒有。詩經裏沒神話，一定也是被孔子删掉了。論語裏說：「子不語：怪，力，亂，神。」詩歌裏的神話，那有不删去的道理呢。

自從離騷出現以後，屈原拿他將自己孤僻的性情，充分的表現出來。後人讀了他的作品，當然要受了他的感化，犯了傳染病。其中受傳染病頂深的，要算是唐朝的孟東野（孟郊）李長吉（李賀）二人。

孟郊的性情，非常寒酸；李賀的性情，非常幽怪。但看蘇東坡「郊寒島瘦」四字的批評，和後人稱「長吉是鬼才」的一句話，便可以知道了。而且孟郊李賀二人詩歌的外表，也是出於離騷。這是可以舉他們的詩來證明的。如孟郊的巫山高云：

見盡數萬里，不聞三聲猿；但飛蕭蕭雨，中有亭亭魂。千載楚襄恨，遺文宋玉言。至今晴明天，雲結深閨門。

按九歌云「令飄風兮前驅，使凍雨兮灑塵；君迴翔兮以下，踰空桑兮從女。」東野從這裏四句，化成「但飛蕭蕭雨。」兩句。又云：「雲容容兮而在下，杳冥冥兮羌晝晦，」東野從這裏兩句，化成「至今晴明天，雲結深閨門。」兩句。痕跡顯然可見。又東野的獨愁云：

前日遠別離，昨日生白髮。欲知萬里情，曉臥半牀月。常恐百蟲鳴，使我芳草歇。

按離騷云「恐鵜鴂之先鳴兮，使夫百草爲之不芳」。東野從這句化成「常恐百蟲鳴」一兩句，也極容易看得出這樣相似的地方很多，不及偏舉。

再說李賀：他的蘇小小墓一首，最容易看得出他所受的楚辭的影響。蘇小小墓的詩云：

幽蘭露，如啼眼。無物結同心，烟花不堪翦。草如茵，松如蓋，風爲裳，水爲佩。油壁車，夕相待。冷翠竹，勞光彩。西陵下，風雨吹。（翠字讀去聲與彩待等字爲韻俗作吹雨非是）

按這首詩，詞旨淒絕，滿紙鬼氣，固然似楚辭中之九歌；而草茵，松蓋，風裳，水佩，都是離騷中的字眼。

本來李長吉的詩，出於離騷，在以前已有許多人說過了。漁隱叢話曾說：「李長吉詩出於離騷」而杜牧所做的長吉集序，已經說道：「使賀且未死，少加以理，奴僕命騷可也。」不過孟東野詩，出於離騷，前人卻沒有說過。這是我最近看出來的。大概東野的性情寒酸，長吉

的性情幽怪；總之都是孤僻，都是不近人情，和屈原是一樣的。

再後梅堯臣的簡淡，黃庭堅的生硬，又是從孟郊，李賀變化而來的了。凡後世不近人情的個性，發表在詩歌裏，多少總和屈原有些關係。

個性是天生成的，假使沒有屈原也會有孟郊，李賀，梅堯臣，黃庭堅等人的個性。但是沒有離騷，恐怕他們受了詩經的陶冶，潛移默化，便不會將個性表現在詩歌裏。便是表現出來，也不會有這樣的充分。

這種充分的表現個性，照新文學說起來，當然算是好，不算是壞。若拿詩教的眼光來看，卻又不能說是好。因爲充分的發展不近人情的個性，到後來變成曲高和寡，彼此不相投洽；而社會上必現出一種冷淡的狀態來。這不是好現狀。

兩樣的說法不同，到底誰是誰非，我也不敢下一句斷語。

（五）

楚辭裏的第三種特點，就是喜用豔麗的字。後來經過李義山，溫飛卿，韓致堯等人的仿效，而演爲後世香豔詩。義山尚有寄託，飛卿則但得浮豔；此後香豔詩，更不足道了。後世做豔體詩的人，無論做得如何壞，無論做得如何淫蕩，在自己說起來，總是開口溫，李；閉口屈，宋。這可算是屈原害了他們。然屈原是「好色不淫，怨誹不亂。」後人好色而至於淫，這應是屈原所痛恨的事了。

由楚辭的一部，而流爲後世的豔體詩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，這裏不必引詩爲證。

據我的觀察，楚辭和後世詩歌的關係是如此。謝无量先生說：楚辭裏有兩種思想：一種是愛國的思想，一種超人間的思想，也與後世的詩歌有很大的關係。他所說的超人間的思想，就是我所說的神話，他所說的愛國思想，他也有他的理由，讀者可以參看。

陶淵明

（一）

在屈靈均以後的詩人，就要算陶淵明了。陶淵明生在晉朝時代，比屈靈均要後得多。他的事蹟也不像屈靈均那樣發生疑問。關於他的個性及文學作品等，已有了梁任公做的一本陶淵明，已說得很明白。

我如今所說的，也就是陶詩和後世詩學的關係，爲梁任公所不曾說及的有一二處，是對於梁任公懷疑的。

（二）

陶淵明的簡單小傳，就是下面那幾行：「陶潛，字淵明，又名元亮。晉潯陽柴桑人。大司馬陶侃之曾孫。少有高趣，超絕塵俗。嘗作五柳先生傳自況。嘗爲彭澤令，在官才數十日，郡遣督郵至，縣吏謂應束帶相見；陶公歎曰：我不能爲五斗米，折腰向鄉里小兒，卽日解印綬，賦歸去來辭以見志。躬耕自給，安貧樂道。性喜酒，愛菊，以此自放。宋元嘉中卒。年六十三歲。（梁任公

謂只五十六歲。）世號靖節先生，梁昭明太子喜讀公詩文，曾編纂爲集「

這就是陶淵明的簡單小傳了。他詳細的事蹟，梁任公的陶淵明年譜，敍得很清楚。關於他的集子的異同，梁任公的陶集考證，也敍得很清楚。（年譜與考證，卽梁任公所著的陶淵明書中的兩部分。）關於他的個性及思想，除了隨時在詩歌裏表現以外，再有三篇著名的文。就是：第一篇是五柳先生傳，第二篇是歸去來辭，第三篇是桃花源記。這三篇文，差不多讀過幾篇古文的人，都會曉得，就是沒有見過，要去找來看，也極容易。我這裏可不必轉載了。

（三）

陶淵明的人格，高超沖淡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的。而梁任公以爲有三點，應特別注意。第一：須知他是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。引他詠荊軻詩，及「少時壯且厲，撫劍獨行遊。」一等句爲證。第二：須知他是位纏綿悱惻，最多情的人。引他的祭程氏妹文，祭從弟敬遠文，與子儼等書，及移居，停雲等詩爲證。第三：須知他是位極嚴正，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。引他的榮木詩，及

「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。行行向不惑，淹留竟無成。」等詩爲證。梁任公以爲這三項，都是陶淵明全人格中潛伏的特性；而他的做人，以儒學爲立脚地，而與當時的玄學佛學相融化，生出他自己獨得的人生見解來，造成他的人格，表現在他的文學裏。

拿這幾句簡單的話，評論陶淵明，差不多已經彀了。而我以爲再簡單的說一句，就是：陶淵明的人格和文學作品，都是與自然同化。說一句時髦話：陶淵明可算是中國的太戈爾。讀者不信，細讀兩人的作品，便可以知道了。

（四）

陶淵明胸次高絕，包羅萬象；胸中元氣流露，自然成文。在那時可說是集詩歌之大成。凡晉以前詩歌實質上所有之特點，淵明無不有了；而又能造成一種與自然同化的創作。前節所說的表現在詩歌裏的三種特點，固然不錯；然這種特點，不過是偶一流露罷了。究竟淵明詩歌的本色，還是九日閒居，歸田園居，飲酒等詩。九日閒居云：

世短意常多，斯人樂久生。日月依辰至，舉俗愛其名。露凄暄風息；氣澈天象明。往燕無遺影；來雁有餘聲。酒能祛百慮，菊爲制頹齡。如何蓬廬士，空視時運傾？塵爵恥虛罍；寒華徒自榮。斂襟獨閑謠，緬焉起深情。棲遲固多娛，淹留豈無成。

歸田園居，原有六首；然末首疑是僞託。其他五首云：

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；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。羈鳥戀舊林；池魚思故淵。開荒南野際。守拙歸園田。方宅十餘畝；草屋八九間。楡柳蔭後簷；桃李羅堂前。曖曖遠人村；依依墟里煙。狗吠深巷中，雞鳴桑樹巓。戶庭無塵雜；虛室有餘閑。久在樊籠裏，復得反自然。

野外罕人事；窮巷寡輪鞅。白日掩荊扉；虛室絕塵想。時復墟曲中，披草共來往；相見無雜言，但道桑麻長。桑麻日已長，我志日已廣；常恐霜霰至，零落同草莽。

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；侵晨理荒穢，帶月荷鋤歸。道狹草木長，夕露沾我衣；衣沾不

足惜，但使願無違！

久去山澤游，浪莽林野娛；試攜子姪輩，披榛步荒墟。徘徊丘隴間，依依昔人居。井竈有遺處，桑竹殘朽株。借問採薪者：此人皆焉如？薪者向我言：死沒無復餘！一世異朝市，此語眞不虛！人生似幻化，終當歸空無。

悵恨獨策還，崎嶇歷榛曲。山澗清且淺，遇以濯吾足。漉我新熟酒，隻雞招近局。日入室中闇，荊薪代明燭。歡來苦夕短，已復至天旭。

飲酒一共也有二十首，今摘錄六首如下：

道喪向千載，人人惜其情。有酒不肯飲，但顧世間名。所以貴我身，豈不在一生！一生復能幾？倏如流電驚。鼎鼎百年內，持此欲何成？

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！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；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眞意，欲辯已忘言。

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；泛此忘憂物，遠我遺世情；一觴雖獨進，杯盡壺自傾。日入羣動息，歸鳥趨林鳴。嘯傲東軒下，聊復得此生。

靑松在東園，衆草沒其姿。凝霜殄異類，卓然見高枝。連林人不覺，獨樹衆乃奇。提壺挂寒柯，遠望時復爲。吾生夢幻間，何事紲塵羈！

淸晨聞叩門，倒裳往自開。問子爲誰歟？田父有好懷。壺漿遠見候，疑我與時乖。襤縷茅簷下，未足爲高栖。一世皆尙同，願君汩其泥！深感父老言，稟氣寡所諧。紆轡誠可學，違己詎非迷？且共歡此飲，吾駕不可迴！

故人賞我趣，挈壺相與至。班荊坐松下，數斟已復醉。父老雜亂言，觴酌失行次；不覺知有我，安知物爲貴。悠悠迷所留，酒中有深味！

又讀山海經發端一首，寫幽居自得之趣，俯仰宇宙，自樂其樂，亦是淵明本色。詩云：

孟夏草木長，遶屋樹扶疏；衆鳥欣有托，吾亦愛吾廬。既耕亦已種，時還讀我書。窮巷隔

深轍，頗迴故人車。歡言酌春酒，摘我園中蔬。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。泛覽周王傳，流觀山海圖。俯仰終宇宙，不樂復何如？

（五）

淵明的詩歌，既集晉以前之大成，自成一家；而又爲後世隱逸之宗。「爲古今隱逸之宗，」這句話本來是鍾嶸詩品裏說的。我起初也不信鍾嶸的話，以爲像陶淵明這樣包羅萬象，怎麼僅僅的說他是隱逸之宗呢？後來仔細研究，鍾嶸的話，也不曾錯。隱逸二字，固不能包括陶淵明的詩歌；然後世山林隱逸的詩歌多導源於淵明。在淵明以前，寫田園生活，及寫山林隱居之樂的詩歌，實在少見。除豳風是寫田園生活，考槃是寫隱居之樂而外，從三百篇以及晉代，竟少見這樣的作品。自陶淵明以後，便多了。所以鍾嶸「爲古今隱逸之宗」這句話，並沒有說錯。不過我們不要看錯，他是說後世隱逸之詩，都是宗陶淵明；不是說隱逸二字，可以包括陶淵明。

在淵明以前，雖然也有作曠達語的詩人；然而他們的曠達，乃是富貴人縱欲行樂的曠達，和淵明從淡泊中尋眞樂不同。如古詩十九首中之第四首云：

今日良宴會，歡樂難具陳，彈箏奮逸響，新聲妙入神。令德唱高言，識曲聽其眞。齊心同所願，含意俱未伸。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飆塵；何不策高足，先據要路津？無爲守窮賤，轗軻長苦辛？

又古詩十九首之第十五首云：

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；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游？爲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茲？愚者愛惜費，但爲後世嗤。仙人王子喬，難可與等期。

又曹操的短歌行云：

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；何以解憂？惟有杜康。

他們的見解，何嘗不曠達？然只以縱欲行樂爲務，何曾知道在淡泊中尋找眞樂趣？能知

在淡泊中尋眞樂的，要算陶淵明了。

（六）

後世宗淵明的詩人很多，最著名的，就是唐朝王，孟，韋，柳，儲，五家。王是王維，孟是孟浩然，韋是韋應物，柳是柳宗元，儲是儲光羲。五家皆宗淵明，而因個性及環境不同，只各得著淵明的一偏。

沈歸愚有一句話，評論得最爲切當。他說：王得其清腴，孟得其閒遠，韋得其沖和，柳得其峻潔，儲得其眞樸。同時及再後山林隱逸之詩，大概都不能超出這範圍以外。這五家又皆出於淵明，合五個人的長處，而幷成淵明一個人的長處。怪不得鍾嶸稱他是隱逸之宗了。今將五家的詩，各錄一二首在下面，以資參考。

王維的渭川田家云：

斜陽照墟落，窮巷牛羊歸。野老念牧童，倚杖候荊扉。雉雊麥苗秀，蠶眠桑葉稀。田夫荷

鋤至，相見語依依，即此羨閒逸，悵然吟式微。

又春日田園中云：

屋上春鳩鳴，村邊杏花白。揚斧伐遠楊；荷鋤覘泉脈。歸燕識故巢；舊人看新曆。臨觴忽不御，惆悵遠行客！

又新晴野望云：

新晴原野曠，極目無氛垢。郭門臨渡頭；村樹連谿口。白水明田外；碧峯出山後。農月無閑人，傾家事南畝。

孟浩然的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云：

夕陽度西嶺，羣壑條已暝。松月生夜涼，風泉滿淸聽。樵人歸欲盡；煙鳥棲初定。之子期宿來，孤琴候蘿逕。

又秋登蘭山寄張五云：

北山白雲裏，隱者自怡悅。相望試登高，心隨雁飛滅。愁因薄暮起，興是清秋發。時見歸村人，沙行渡頭歇。天邊樹若薺，江畔洲如月。何當載酒來，共醉重陽節！

韋應物的夕次盱眙縣云：

落帆逗淮鎮，停舫臨孤驛。浩浩風起波，冥冥日沈夕。人歸山郭暗，雁下蘆洲白。獨夜憶秦關，聽鐘未眠客！

又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云：

悽悽去親愛，泛泛入烟霧。歸棹洛陽人，殘鐘廣陵樹。今朝爲此別，何處還相遇？世事波上舟，沿洄安得住！

又東郊云：

吏舍跼終年，出郭曠清曙。楊柳散和風，青山澹吾慮。依叢適自憩，緣澗還復去。微雨靄芳原，春鳩鳴何處？樂幽心屢止，遵事跡猶遽。終罷斯結廬，慕陶直可庶。

柳宗元的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云：

宿雲散洲渚，曉日明村塢。高樹臨春池，風驚夜來雨。予心適無事，偶此成賓主。

儲光羲的牧童詞云：

不言牧童遠，不道牧坡深；所念牛馴擾，不亂牧童心。圓笠覆我首，長簑被我襟；方將憂暑雨，亦以懼寒陰。大牛隱層坡；小牛穿近林。同類相鼓舞，觸物成謳吟；取樂須臾間，寧問聲與音。

（七）

五家以外，再有唐朝白居易的閒適詩，也是從陶淵明來的。再有宋朝蘇軾，更是一個著名佩服陶淵明的人。他的天才豪放，有些像李太白，做詩學陶淵明，而又參以禪理，便造成他自己的一種詩派。（在白香山蘇東坡兩篇內再細說。）再後有明末的錢秉鐙，也是一位佩服陶淵明的詩家，他的詩也有一部分是從陶淵明來的。看他的田園雜興詩，便可以知道了。

詩道：

春天久不晴，衣垢及時澣；身上何所著？敝襦及骭短。家人念我寒，一杯爲斟滿；酒滿不可多，農事不可緩。奮身田野間，襟帶忽以散；乃知四體勤，無衣亦自暖。君看狐貉溫，轉使腰肢懶。

以上不過揀著名的詩人而言，其他不著名的，更不勝枚舉。照此看來，可見陶淵明的詩，影響於後世的詩歌之深了。

（八）

梁任公先生所做的一本陶淵明，大概是很好。我讀了以後，覺得很滿意。同時有一兩處懷疑的地方，也把他寫在這裏。

第一點：他說「後來詩家描寫田舍生活的也不少，但多半像鄉下人說城市事，總說不到眞際。生活總要實踐的才算養尊處優的士大夫，說甚麼田家風味，配嗎？淵明只把他的實

歷實感寫出來便成爲最親切有味之文。」這番話，批評淵明固然不錯；若說淵明以外的詩家，描寫田舍生活，多半像鄉下人說城市事一般，未免太抹殺了後世的詩人。後世的詩人，親身經歷田園生活，而寫他實歷實感的，像前面第六節所引的錢秉鐙田園雜興一首，又何嘗不親切呢？這樣的詩，在宋以前確是較少；在宋以後便多了。宋時陸放翁，范石湖，楊誠齋的詩，尤有大部分是這樣的。且待後面說到陸放翁時，再引詩爲證。這裏不能多引了。

第二點：他常引淵明擬古及雜詩的句子，來代表淵明的品格。我竊以爲在淵明詩中，擬古及雜詩，已不是淵明的本來面目。因爲題目叫做擬古，就是他摹仿漢魏人的神氣而做的，何嘗是他的眞面目呢？好像後世人擬杜，擬李，一般，這等詩決不能表現他自己的個性。至於雜詩，也是這樣。雜詩這個題目，是魏晉以來的詩人沿用的。魏曹植，徐幹，應璩，晉嵇康，張華，傅玄等許多人，都有雜詩。雜詩成了一個公用的題目，也就差不多是一種體裁，無論何人做的雜詩，都有些差不多。淵明的雜詩，也是一樣。換一句話說：雜詩也就等於擬古，所以在淵明詩

集裏，擬古與雜詩，當另外看，不能和其他的詩一例而論。引擬古及雜詩以代表他的品格，略有些不實在。

第三點：他說淵明高隱，只爲看不過當日仕途的混濁，不屑與那些熱官爲伍。若說所爭在甚麼姓司馬的，姓劉的，未免把他看小了。梁先生的這番話，固然可以擡高淵明的品格，擴充讀者的胸襟；然實際並不是如此。不錯！淵明固然爲著看不過當日的仕途混濁，不屑與熱官爲伍；然姓司馬與姓劉的界限，淵明並不能完全打破。因爲他本是個儒家出身，儒家講名教，甚麼君不君的問題，頂要講究；淵明雖然胸襟高超，然在那時，甚麼「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」的觀念，是有的。須知他不是生在今日；若在今日，三歲小孩子也知道姓司馬的與姓劉的，值得不爭論了。若說淵明棄官在劉裕篡晉以前，可證明他沒有「姓司馬的姓劉的」成見。這話也不確。因爲淵明棄彭澤令，又是一件事；終身高隱，又是一件事。他棄官固然爲著仕途混濁，然「姓司馬的姓劉的」成見，終不曾忘卻。讀者不要笑我這話是腐敗，須知評論古人，

自當這樣說；不能戴了現代的眼鏡，去看古人。

第四點：他說建安七子的一段話，也有些和事實不符。這是旁的問題，和陶淵明無關，這裏不多說了。

李太白

（一）

陶淵明說完以後，就要說李太白了。在淵明以後，太白以前，經過一個所謂南北朝及初唐的時期；這個時期，乃是中國詩學墮落的時期。著名的詩人，如南徐，北庾，初唐四傑等，都是在文字的表面上做工夫，把實質完全忘記了。甚麼平仄聲啦，甚麼詩韻啦，都產生於南北朝的時候。這個時代，可算詩學受束縛的時代；束縛過分了，不得不發生解放的運動，於是有陳子昂，張九齡出來，做個詩學革命的先驅；再後復產生李白，杜甫二人，而詩學革命便告成功

了。

今日談中國詩學的人，無人不知道唐詩；談唐詩的人，無人不知道李杜。他們二人，可算中國詩學界頂著名的人。二人雖然生在同時，卻是人格和詩歌作品，都是絕不相同的。照舊文學家說：李恃天才，杜恃人工。照新文學說：我以爲李是浪漫，杜是寫實。兩種說法，在表面上雖然不同，在實際上就是一樣。因爲非天才超逸，不能做浪漫的作品；非人工深刻，也不能做寫實的作品。若說到兩家的淵源，也可說是集詩學的大成。從離騷以至南北朝名人的長處，他們都能容納一些；又卻能不落摹仿的痕跡，而別有自家的面目，這就是叫做能彀融化了。關於杜甫的話，下章再說，現在先說李白。

（二）

李白，字太白。先世在隋末謫居西域，後來逃還巴西，便爲蜀人。少年倜儻不羣，喜縱橫之術；擊劍任俠，嘗手刃數人。又好神仙；五六歲時，能誦六甲。二十後出遊湘楚，至長安；爲賀知章

所賞識，稱他天上謫仙人，從此名滿京師。官翰林。玄宗召他在宮中賦詩，飲酒沈醉，舉足令高力士脫靴。高力士深恨了他，在楊貴妃前說他壞話，便被玄宗疏遠了。這時太白是四十四歲。第二年賜金放歸，乃浪跡河洛梁園，而至廣陵。玄宗天寶十四年，安祿山反亂事紛起；太白由廣陵渡江南奔。這時永王璘舉兵起事，太白曾幫助他。後來璘兵敗了，太白連累入獄，定了死罪。幸虧他從前認識郭子儀於行伍之中，脫了子儀的罪；這時郭子儀貴了，力保太白，才免了一死。因此流放到夜郎去。不久被赦回來。浪游金陵，宣城一帶。年六十二歲，卒於當塗。後世野史上說：「李白著宮錦袍遊采石江中，傲然自得旁若無人。因醉入水捉月而死。」這話不是無因，不過李華所做的墓誌，魏顥所做的李翰林集序，李陽冰所做的草堂集序，皆沒有說起他是墮江溺死的。恐怕是諱言罷了。

（三）

以上所說的，就是太白簡單的小傳了。在這區區數行字內，已可看得出他的平生。關於

他詳細的事蹟，有近人做的一篇李白研究，中有一部分，是李白的年譜，可以參看。（在武昌師範大學文史地雜誌一卷一期內）關於太白的個性，和他詩歌的淵源，那篇李白研究裏也說得很詳細。我這裏爲免重複起見，我的意見和他相同的，也不多說了，但略說一些。而於他所未備的再說一些。

魏顥在李翰林集序上，有幾句話道：「眸子炯然，哆如餓虎，時或束帶，風流蘊藉。曾受道籙於齊，有靑綺冠帔一幅。」這幾句話，恍如畫出一個李太白的小像來。參以上節所記的「喜縱橫，擊劍任俠，手刃數人，好神仙，誦六甲，令高力士脫靴，識郭子儀於行伍之中……」等事看來，便可以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了。拿簡單的話來說一句：就是他合仙與俠而爲一人。飄忽不羈，塵世一切的事，他都不看在眼裏。

他是這樣一個人，他的詩歌，也能充分的表現他的個性。我們但看他爲人，便可以知道他的詩，是怎樣的詩了。

（四）

我如今說到他的詩歌，先將他和陶淵明並論：陶淵明在漢魏以後，而能掃除一切的虛僞；李太白在南北朝，初唐以後，而能解除一切的束縛：這是他們相同的一點。後人說：太白出於陶淵明，而杜甫出於庾子山，這話不是無因的。此外兩人個性似相同而實不同的地方，可說明如下：

陶淵明喜歡喝酒，李太白也喜歡喝酒：這是相同的。然淵明是「偶有名酒，無夕不飲；顧影獨盡，忽焉復醉。」（飲酒詩序。）而太白便是「剗却君山好，平鋪江水流。巴陵無限酒，醉殺洞庭秋」了。淵明是「性嗜酒，家貧不能恆得，親舊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；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；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」（五柳先生傳）而太白便是「落花踏盡遊何處？笑入胡姬酒肆中」了。淵明以詩歌自娛，太白也以詩歌自娛。然淵明是「嘗著文章自娛，頗示己志。」（五柳先生傳）而太白便是「興酣落筆搖五嶽，詩成嘯傲凌滄洲」了。

陶淵明胸襟高超，不把勢利放在眼裏；太白也胸襟高超，不把勢利放在眼裏：然淵明是不爲五斗米折腰，解印而去；太白便要命高力士脫靴了。

陶淵明有豪俠氣，太白也有豪俠氣：然淵明只不過在擬古詩中，略說幾句「少時壯且厲，撫劍獨遊行」的話，太白便說「感君恩重許君命，太山一擲輕鴻毛」了。又說「安得倚天劍，跨海斬長鯨」了。

陶淵明有超人間的思想，太白也有超人間的思想：然陶淵明不過是託之於桃花源，太白便要說「西來青鳥東飛去，願寄一書謝麻姑」了。又說「遙見仙人彩雲裏，手把芙蓉朝玉京」了。前人說：淵明中庸，太白狂者。這兩句話實在不錯。我以爲淵明的浩然元氣，似孟子；太白的汪洋恣肆之文，似莊子。根本的差別：一個是以儒學爲立脚地，一個是合仙與俠而爲一人。

仙是浪漫，俠也是浪漫，所以李太白的歌詩，可說完全是浪漫派。

（五）

再說一說李白與杜甫。他們兩人同時而齊名，所以後人拿他們並稱。不過李特天才，杜特人工，兩人絕不相同的。杜甫稱李白說：「清新庾開府；俊逸鮑參軍。」這也恐怕是老杜拿主觀的眼光去看太白罷。

在太白的詩集裏，固然可以尋得出他的淵源來，自離騷以下，以至於最近的陳子昂，無不是太白詩歌的淵源；然我以爲太白究竟靠自己的天才，偶然讀了古人的詩歌，自己落筆做起來也便相像，並不是從前人的詩歌裏苦學而來的。所以他那些詩是從離騷來，那些詩是從漢魏人來，都不是重要的問題。我在這裏不多說了。（李白研究一篇裏說得很多。）若是杜甫，學古人的工夫，卻比李白要深些。

（六）

再說太白與謝朓及陳子昂。在太白自已的詩裏，常常說起謝朓來，如云「明發新林浦，

空吟謝脁詩。」如云「解道澄江靜如練，令人長憶謝玄暉。」如云：「誰念北樓上，臨風懷謝公！」他又曾登華岳落雁峯，說道：恨不攜謝脁驚人句，一問青天耳。（見新唐書藝文傳）他這樣的傾倒謝脁，所以王漁洋說他「一生低首謝宣城」了。

李白和陳子昂，住在相近的地方，（子昂是射洪人）而子昂生在李白稍前一點；因地理和時代的關係，太白很有些地方，受了子昂的影響。所以朱子說：「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，亦有全用其句處。太白去子昂不遠，其尊慕之如此。」

我以為太白傾倒謝脁，是他晚年到了宣城時所有的觀念；他尊慕子昂，乃是他少年在蜀中時的觀念。太白和他們兩人，雖然有關，然他們二人影響於太白並不深。這兩層在太白的詩裏，不很重要，太白自有他自己的面目。

（七）

太白的詩，多不勝錄。現在揀箇短的，略錄幾首在這裏，以見一斑：

月下獨酌云：

花間一壺酒，獨酌無相親；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。月旣不解飲；影徒隨我身。暫伴月將影，行樂須及春。我歌月徘徊；我舞影零亂。醒時同交歡，醉後各分散。永結無情遊，相期邈雲漢。

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云：

出門見南山，引領意無限：秀色難爲名，蒼翠日在眼。有時白雲起，天際自舒卷。心中與之然，託興每不淺，何當造幽人。滅迹棲絕巘？

春日醉起言志云：

處世若大夢，胡爲勞其生！所以終日醉，頹然臥前楹。覺來盼庭前，一鳥花間鳴。借問此何時？春風語流鶯。感之欲歎息，對酒還自傾。浩歌待明月，曲盡已忘情。

金鄉送韋八之西京云：

客自長安來，還歸長安去。狂風吹我心，西掛咸陽樹。此情不可道，此別何時遇？望望不見君，連山起煙霧。

以上各詩，絕似淵明。然「有時白雲起……」「狂風吹我心……」等句，飄忽不羈，而絕無含蓄，處處看得出太白和淵明不同。若太白的七言，那更不同了。

如古有所思云：

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，海寒多天風，白波連山倒蓬壺，長鯨噴湧不可涉，撫心茫茫淚如珠，西來青鳥東飛去，願寄一書謝麻姑！

金陵酒肆留別云：

風吹柳花滿店香，吳姬壓酒勸客嘗。金陵子弟來相送，欲行不行各盡觴。請君試問東流水：別意與之誰短長？

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云：

棄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亂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煩憂。長風萬里送秋雁，對此可以酣高樓。蓬萊文章建安骨，中間小謝又清發。俱懷逸興壯思飛，欲上青天攬明月。抽刀斷水水更流，舉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稱意，明朝散髮弄扁舟！

行路難云：

金罇清酒斗十千，玉盤珍羞值萬錢，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劍四顧心茫然。欲渡黃河冰塞川；將登太行雪滿山。閑來垂釣碧溪上，忽復乘船夢日邊。行路難！行路難！多歧路，今安在？長風破浪會有時，直掛雲帆濟滄海。

這幾首詩，最足以表現得出太白的特色。

他就是很簡單的四句絕詩，也是這樣，如敬亭山獨坐云：

衆鳥高飛盡；孤雲獨去閒。相看兩不厭，只有敬亭山。

又如下江陵云：

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；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

送孟浩然之廣陵云：

故人西辭黃鶴樓，煙花三月下揚州；孤帆遠影碧空盡，惟見長江天際流。

就是這幾首小詩，看他是何等胸襟啊！

（八）

李太白以後，像他一路的詩人，簡直是少有。只有蘇東坡，有些像他；這裏另有一篇說蘇東坡，那時候再細說。此外有高青邱，他的詩也略似太白，把他附在太白後面，略說幾句：

高青邱，名啓，字季迪。明初長洲人。元末，避張士誠之亂，移居在松江的青邱地方，因號青邱子。明太祖洪武初年，詔修元史。後因文字獄，被殺，年三十九歲。他的詩在明初，和楊（基）張（羽）徐（賁）並稱；然其他三人，皆不及高啓。他的才氣奔放，似太白處，只看他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，可見一斑。詩云：

大江來從萬山中，山勢盡與江流東；鍾山如龍獨西上，欲破巨浪乘長風。江山相雄不相讓，形勝爭誇天下壯；秦皇空此瘞黃金，佳氣葱葱至今王。我懷鬱塞何由開？酒酣走上城南臺；坐覺蒼茫萬古意，遠自荒煙落日之中來。石頭城下濤聲怒，武騎千羣誰敢渡？黃旗入洛竟何祥？鐵鎖橫江未爲固！前三國，後六朝，草生宮闕何蕭蕭！英雄乘時務割據，幾度戰血流寒潮。我今幸逢聖人起南國，禍亂初平事休息；從今四海永爲家，不用長江限南北。

杜子美

（一）

和李白同時而齊名的詩人，便是杜甫。然一個是浪漫，一個是寫實，這些話在前面已經說過了。關於杜甫的詩，在舊文學家評論起來，只拿氣魄雄厚，格律謹嚴等話，來恭維他。就是

說他的實質上的好處，也不過說他將忠君愛國之忱，一一發表於詩裏。然格律謹嚴這四個字，拿新文學的眼光看起來，不但是毫無價值，而且是最可厭的一件事。忠君和偏狹的愛國，（當時候的國，就是帝王家的產業。）也是已過去的道德；所謂因時代的關係，已失去他的價值了。我以前也是這樣的見解。如今細看他的作品，卻又不然了。

近人對於杜甫的詩，做一種有系統的研究，而尋出他的眞價值來，有梁任公先生所做的一篇情聖杜甫。（在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一輯內）只看情聖二字的題目，便可知道他對於杜甫以爲是一個感情極豐富的詩人了。然我以爲凡是詩人，感情都比常人要豐富。因爲詩是偏於感情的，感情不豐富，便不能成爲詩人。凡是詩人，他發揮感情的技能，（如詩爲發揮感情的技能之一種。）都比常人要好；否則也不能成爲詩人。所以拿情聖二字來表示杜甫的詩，和其他詩人不同處，固然可以說；但終覺得有一些不切當。

我以爲杜詩眞正的價值，永久不能消滅的，還是新文學裏所說的寫實二字。所以決然

拿寫實派的詩家六個字來稱他，使讀者從這一點去尋找杜詩的好處。（按梁任公也稱他是半寫實派。參看情聖杜甫。）

（二）

杜甫，字子美。他的先人，本襄陽人，後徙居河南鞏縣。他的祖父，就是杜審言，也是有名的詩人。杜甫生當唐元宗開元之初，早年漫游四方，和李太白等詩人，都是好朋友。中年遇安祿山之亂，從京師逃到甘肅的靈武地方；謁見肅宗，補了個左拾遺之職。不久告假回家，遇著飢荒，在路上幾乎餓死了。後來流落到四川，依靠故人嚴武；嚴武死後，四川大亂，他又逃難，從四川到湖南。寓居耒陽，嘗至嶽廟，遇著大水，十幾天沒飯吃。耒陽令聶君，聽見這消息，親自駕舟去救他出來。在大曆五年夏間，卒於耒陽。年五十九歲。他有兄弟和妹子，都因亂離的緣故，難得見面。（梁任公說他有兩個兄弟，一個妹子，然杜集中有遠懷舍弟穎觀等，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賦詩卽事，第五弟豐獨在江左無消息寄二首等篇。可見子美不止兩個兄

弟。)(又按錢註杜詩說：甫有四弟：曰穎，曰豐，曰觀，曰占。)他和他的夫人楊氏，也常常不見面的。他有幾個兒女因饑荒竟餓死了。膝下兩個兒子，名叫宗文，宗武。於杜甫死後，也漂泊在湖湘間。(舊唐書文苑傳說：「兒女餓殍者數人。」梁任公於情聖杜甫的第二節說：「他有一個小兒子，因饑荒餓死。」大約是根據杜詩「幼子餓已卒」一句而說的。照舊唐書文苑傳說，可知他於幼子之外，再餓死了女兒。)

杜甫的境遇是如此的，他將國家亂離之感，骨肉分散之情，一一寫在他詩裏。所以人家又稱他的詩叫詩史。這樣的詩，在他詩集裏，多不勝舉。他又有最著名的一首佳人，可算是借佳人替他自己寫照。一方面寫出他的境遇，一方面也表現出他的人格來。那佳人詩道：

絕代有佳人，幽居在空谷。自云良家子，零落依草木。關中昔喪亂，兄弟遭殺戮。官高何足論，不得收骨肉。世情惡衰歇，萬事隨轉燭。夫壻輕薄兒，新人已如玉。合婚尚知時；鴛鴦不獨宿。但見新人笑：那聞舊人哭？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濁，侍婢賣珠回，牽蘿補茅

屋。摘花不插髮；採柏動盈掬。天寒翠袖薄，日暮倚修竹。

這首詩借佳人比他自己，可說是一首絕妙的象徵派的詩，他的性情，境遇，都可以從這首詩裏看出來了。

（三）

杜詩眞正的好處，就是寫實，在前面已經說過了。如今且看他的寫實的作品。他於自己家庭的狀況，描寫得很忠實。如七歌之一云：

有客有客字子美，白頭亂髮垂過耳。歲拾橡栗隨狙公，天寒日暮山谷裏，中原無主歸不得，手脚凍皴皮肉死。……

七歌之二云：

長鑱長鑱白木柄，我生託子以爲命。黃精無苗山雪盛，短衣數挽不掩脛。此時與子空歸來，男呻女吟四壁靜。……

百憂集行云：

憶年十五心尙孩，健如黃犢走復來；庭前八月梨棗熟，一日上樹能千迴。卽今倐忽已五十，坐臥只多少行立。強將笑語供主人，悲見生涯百憂集。入門依舊四壁空，老妻覩我顏色同；癡兒未知父子禮，怒叫索飯啼門東。

前四句寫自己兒時的狀況，末二句寫他兒子的狀況，都十分忠實，能畫出無知無識的小孩子的狀態來。又如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：

八月秋高風怒號，卷我屋上三重茅；茅飛渡江灑江郊，高者掛罥長林梢，下者飄轉沈塘坳。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，忍能對面爲盜賊；公然抱茅入竹去，脣焦口燥呼不得。歸來倚杖自嘆息——俄頃風定雲墨色，秋天漠漠向昏黑。布衾多年冷似鐵，驕兒惡臥踏裏裂。牀頭屋漏無乾處，兩脚如麻未斷絕。自經喪亂少睡眠，長夜沾溼何由徹。……

村童對面爲盜賊，和驕兒惡臥等情形，虧他寫得出。又如彭衙行云：

……癡女饑咬我，啼畏虎狼聞；懷中掩其口，反側聲愈嗔。小兒強解事，故索苦李餐。一旬半雷雨，泥濘相牽攀；既無禦雨備，徑滑衣又寒。有時經契闊，竟日數里間。野果充糇糧，卑枝成屋椽。……故人有孫宰，高義薄曾雲；延客已曛黑，張燈啓重門。煖湯濯我足；翦紙招我魂。從此出妻孥，相視涕闌干。衆雛爛熳睡，喚起沾盤飧。

這一段是寫他全家逃難的狀況，何等的實在啊！

他再有一首贈衞八處士的詩，寫朋友聚會的情形也歷歷如畫。詩云：

人生不相見，動如參與商；今夕復何夕，共此燈燭光。少壯能幾時，鬢髮各已蒼。訪舊半爲鬼，驚呼熱中腸！焉知二十載，重上君子堂；昔別君未婚，兒女忽成行。怡然敬父執，問我來何方？問答乃未已，兒女羅酒漿；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間黃粱。主稱會面難，一舉累十觴，十觴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長。明日隔山岳，世事兩茫茫。

（四）

他寫那時候的社會現狀，有著名的六首詩，叫做三吏三別。便是新安吏，潼關吏，石壕吏，各一首。新婚別，無家別，垂老別，各一首。今揀石壕吏，垂老別兩首錄在後面，以見一斑。石壕吏云：

暮投石壕村，有吏夜捉人。老翁踰牆走；老婦出看門。吏呼一何怒！婦啼一何苦！聽婦前致詞：三男鄴城戍。一男附書至，二男新戰死。存者且偸生，死者長已矣！室中更無人，惟有乳下孫；有孫母未去，出入無完帬。老嫗力雖衰，請從吏夜歸！急應河陽役，猶得備晨炊。夜久語聲絕，如聞泣幽咽。天明登前途，獨與老翁別。

垂老別云：

四郊未寧靜，垂老不得安。子孫陣亡盡，焉用身獨完！投杖出門去，同行爲辛酸，幸有牙齒存，所悲骨髓乾。男兒旣介冑，長揖別上官。老妻臥路啼，歲暮衣裳單。孰知是死別，且復傷其寒。此去必不歸，還聞勸加餐。土門壁甚堅；杏園度亦難。（按土門杏園皆地名。

）勢異鄴城下，縱死時猶寬。人生有離合，豈擇衰老端。憶昔少壯日。遲迴竟長歎！萬國盡征戍，烽火被岡巒。積屍草木腥，流血川原丹。何鄉爲樂土？安敢尚盤桓！棄絕蓬室居，塌然摧肺肝。

讀這兩首詩，可以見當時亂離的狀況。此外再有兵車行，哀王孫等篇，也是差不多的作品。這裏不多錄了。

（五）

他的寫實，不但是善於寫大事，而且善於寫細事。就是對於尋常的景物，如一草一木，寫在他詩裏，也寫得非常忠實。如秋雨歎云：「禾頭生耳黍穗黑。」如青陽峽云：「林迴峽角來，天窄壁面削。」一都刻畫入微。不過這樣的詩，在律詩裏尤多；而形容景物的地方，不過是只在一兩個字；如今的讀者往往忽略過了。我如今且舉前人的兩段話來說明這一層。王安石鍾山語錄云：

「暝色赴春愁。」下得赴字最好。若下起字，卽小兒語也。「無人覺來往，疏嬾與何長。」下得覺字大好。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也。（按此數句皆杜詩。）

葉夢得石林詩話云：

老杜「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。」此十字殆無字虛設。細雨著水面爲漚，魚常上浮而淰；若大雨，則伏而不出。燕體輕弱，風猛則不勝；惟微風反受以爲勢，故又有「輕燕受風斜」之句。至若「穿花蛺蝶深深見，點水蜻蜓款款飛」深深字若無穿字，款款字若無點字，則無以見其精微如此。然讀之渾然，全是未嘗用力，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。

歐陽修六一詩話云：

……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，文多脫誤，至送蔡都尉詩云：「身輕一鳥。」其下脫一字。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。或云疾，或云落，或云起，或云下，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，乃是「身輕一鳥過。」陳公歎服，以爲雖一字，諸君亦莫能到也。

以上這些話，在舊詩家說，算是鍊字。其實不是鍊字。在新詩家說，算是藝術上的工夫，很不重要。其實也不是藝術上的工夫，乃是深刻的觀察，實在的描寫。描寫景物，到這樣的深刻，在新詩裏，我只看見胡適之的湖上一首。他的詩道：

水上一個螢火，
水裏一個螢火，
平排著，
輕輕地，
打我們的船邊飛過。
他們兩個越飛越近，
漸漸的併作了一個。

這首詩，可以說和杜甫的「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。」一樣的好了。不過胡先生的湖

上詩的好，人家容易看得出；杜先生詩的好處，人家很容易忽略過。

寫實的詩固然不是身歷其境的人不能寫而且非身歷其境的人，不能領會。所以李白的詩，翻成西文能博得外國人歡迎；杜甫的詩，卻不能這樣。不單是難譯的緣故，也是因爲他所寫的實在情形，乃是中國古代的社會情形，外國人不容易看得出他的好處。這樣的趣事，我也親自遇一次。我有一回，從上海往蘇州去游玩，到蘇州車站，下了火車，騎著驢子，往虎邱去，在路上將實在情形寫出來，做了一首七絕詩後二句云：「瘦驢應是馱人慣，自識尋途到虎邱。」回到上海，將這詩給許多朋友看，都以爲很平常沒有甚麼好處。後來有一位蘇州朋友看見了，他卻極力稱贊，說是很好。我問他好在何處，他答道：「蘇州車站的驢子，大多數只要你騎上了他的背，他自己認得轉灣抹角，往虎邱去的；不要你留心，不會走錯路。你的詩能道得出這種特殊的情形，所以算好。但是不曾親自經歷這種事的人，也不能領會的。」當時言罷，彼此大笑。這件事雖值不得甚麼，但是很有趣，所以把他附記在這裏。

總之：杜甫寫實的技能，能大能細，範圍甚廣。如「吳楚東南坼；乾坤日夜浮。」如「天地一沙鷗。」如「江山有巴蜀；棟宇自齊梁。」如「星垂平野闊；月湧大江流。」等句。區區幾個字，要包涵多少事情在裏頭。

（六）

如說到杜詩的淵源，和他與後來詩學的關係，前人也早已說過了。元稹道：至於子美，蓋所謂上薄風、雅；下該沈、宋；言奪蘇、李；氣吞曹、劉；掩顏、謝之孤高；雜庾、徐之流麗：盡得古今之體勢，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。（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郞杜君墓誌銘。）

秦觀說道：

杜子美之於詩，實積衆流之長，適當其時而已。昔蘇武、李陵之詩，長於高妙；曹植、劉公幹之詩，長於豪逸；陶潛、阮籍之詩，長於沖淡；謝靈運、鮑照之詩，長於峻潔；徐陵、庾信之詩，長於藻麗：於是子美窮高妙之格，極豪逸之氣，包沖淡之趣，兼峻潔之姿，備藻麗之

；態而諸家之作，無不及焉。然不集諸家之長，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。豈非適當其時故耶？

以上兩人的話，是說杜詩的淵源；他們雖未免恭維得太過，但是杜詩集諸家之長，是不錯的。所爭的是在一個「諸」字，所指的人是多是少罷了。稍爲寬一點說，稱他爲「集大成」也無不可。

他和後世詩學的關係，是怎樣呢？且看孫僅說道：

公之詩支而爲六家：孟郊得其氣焰，張籍得其簡麗，姚合得其清雅，賈島得其奇僻，杜牧辟能得其豪健，陸龜蒙得其贍博：皆出公之奇偏爾，尙軒軒然自號一家，爀世煊俗，後人師擬不暇，矧合之乎。（杜工部詩集序）

他這番話我不贊成；因爲照我的眼光看起來所謂某家得到某一部分，沒有充分的證據。這裏我只好置之不論，算是缺疑罷了。後人又謂黃山谷是學杜，然也不過由杜詩的一部

分變化出來的罷，決不是死學的。

總之：杜詩可以說集衆人之長而自成一家；然衆長中也有沒甚麼大價値的。譬如徐陵，庾信的藻麗，只是用些好看的字眼，沒有甚麼多大的價値。我以爲杜詩在今日看起來，還是稱他是寫實較爲說得出他的眞好處。

白香山

（一）

李唐一個朝代裏的詩，要算是極盛，詩人也算是極多；不過除了李白，杜甫，以外，在古今詩人中，能和李杜並列的，卻不可多得了。如王、孟、韋、柳、儲、五家，只不過是陶淵明的分派；而孟郊，李賀，又是屈靈均的支流；在杜甫以後，也有許多人，是從杜甫分支出來的；所以能彀和李杜並列的，只不過一位白香山。

在新文學界裏出風頭最早的，要算是白香山。一則因爲他是著名的白話詩人，他的詩鄉下老婆子也能彀讀得懂。二則因爲他的詩，也著眼在社會上取材料，所以新文學家送他一個徽號，叫做「白香山的社會文學」：這兩點確是他能彀自成一派，和他人不同的地方。所以我在這本書裏，有敍述他的必要。讀者先看他的小傳，再看他的詩罷。

（二）

白居易，字樂天，晚年號香山居士。唐，太原人。生於大曆七年，卒於會昌六年，七十五歲。他五六歲時，便學爲詩。明白淺顯，人人能解。與元微之齊名，人稱爲元粗白俗。然因爲他們粗俗，所以能普及到一般社會。據元微之說；微之一天，在平水街市中，看見許多村塾兒童，唱著詩歌。微之問問他們，他們說：先生教我們讀樂天、微之詩。卻不認識當面就是微之。（見元微之白氏長慶集序）他的詩不但流傳於普通社會，而且流傳到日本新羅去。（新羅，當時國名，在今朝鮮。）可見他流傳的普徧了。居易雖官至太子少傅，刑部尙書，然性情恬淡，他嘗學淵

明五柳先生傳作醉吟先生傳以自況，於儒學之外，尤通佛學；晚年與香山的和尙如滿結香火社，故自號香山居士。

（三）

我們評論白居易的詩，無論如何，不如他自己評論得眞確。他有給元九（就是元微之。和他是好朋友。）的一封長信，說明他自己的詩是怎樣。（此書見舊唐書本傳內。）我們讀了他這封信也可以不必再說許多不關痛癢的話了。原信太長，現在揀要緊的地方，節錄在這裏：

夫文尙矣。三才各有文：天之文，三光首之；地之文，五材首之；人之文，六經首之。就六經言，詩又首之。何者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；莫始乎言；莫切乎聲；莫深乎義。詩者，根情，苗言，華聲，實義。上自聖賢，下至愚騃，微及豚魚，幽及鬼神，羣分而氣同，形異而情一：未有聲入而不應，情交而不感者。聖人知其然，因其言，經之以六義；

緣其聲，緯之以五音；音有韻，義有類；韻協則言順，言順則聲易入；類舉則情見，情見則感易交。於是乎孕大含深，貫微洞密，上下通而一氣泰，憂樂合而百志熙。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，垂拱而理者，揭此以爲大柄，決此以爲大寶也。故聞「元首明，股肱良，」之歌，則知虞道昌矣。聞五子洛汭之歌，則知夏政荒矣。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；言者聞者，莫不兩盡其心焉。及周衰，秦興，採詩官廢；上不以詩補察時政，下不以歌洩導人情；乃至於諂成之風動，救失之道缺；於時六義始刓矣。國風變爲騷辭，五言始於蘇李。蘇李騷人，皆不遇者，各繫其志，發而爲文。故河梁之句，止於傷別；澤畔之吟，歸於怨思。彷徨抑鬱，不暇及他耳。然去詩未遠，梗概尙存。故興離別，則引雙鳧一雁爲喻；諷君子小人，則引香草惡鳥爲比。雖義類不具，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。於時六義始缺矣。晉宋已還，得者蓋寡。以康樂之奧博，多溺於山水；以淵明之高古，偏放於田園；江鮑之流，又狹於此。如梁鴻五噫之例者，百無一二焉。於時六義寖微矣。陵夷至於梁陳間，率不過嘲風

雪，弄花草而已。噫！風雪花草之物，三百篇中豈捨之乎？顧所用何如耳。設如「北風其涼，」假風以刺威虐也。「雨雪霏霏，」因雪以愍征役也。「棠棣之華，」感華以諷兄弟也。「釆釆芣苢，」美草以樂有子也：皆興發於此，而義歸於彼。反是者，可乎哉？然則「餘霞散成綺，澄江靜如練。」「離花先委露，別葉乍辭風，」之什，麗則麗矣，吾不知其所諷焉。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。於時六義盡去矣。唐興二百年，其間詩人，不可勝數。所可舉者：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，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。又詩之豪者，世稱李杜。李之作，偉矣奇矣，人不逮矣；索其風雅比興，十無一焉。杜詩最多，可傳者千餘篇；至於貫穿今古，覼縷格律，盡工盡善，又過於李。然撮其新安吏，石壕吏，潼關吏，塞蘆子，留花門之章，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。」之句，亦不過三四十首。杜尚如此，況不逮杜者乎？僕嘗痛詩道崩壞，忽忽憤發；或食輟哺，夜輟寢，不量才力，欲扶起之。僕數月來，檢討囊篋中，得新舊詩，各以類分，分為卷目。自拾遺來，凡所遇所感，關於美刺興比者；

又自武德訖元和，因事立題，題爲新樂府者；共一百五十首，謂之諷諭詩。又或退公獨處，或移病閒居，知足保和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，謂之閒適詩。又有事務牽於外，情性動於內，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，謂之感傷詩。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，謂之雜律詩。凡爲十五卷，約八百首。異時相見，當盡致於執事。微之古人云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。」僕雖不肖，常思此語。大丈夫所守者道，所待者時；時之來也，爲雲龍，爲風鵬，勃然突然，陳力以出；時之不來也，爲霧豹，爲冥鴻，寂兮寥兮，奉身而退：進退出處，何往而不自得哉？故僕志在兼濟；行在獨善。奉而始終之則爲道；言而發明之則爲詩。謂之諷諭詩，兼濟之志也；謂之閒適詩，獨善之義也：故覽僕詩者，知僕之道焉。其餘雜律詩，或誘於一時一物，發於一笑一吟，率然成章，非平生所尙；但以親朋合散之際，取其釋恨佐懽；今銓次之間，未能刪去；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，略之可也。微之！夫貴耳賤目，榮古陋今，人之大情也。僕不能遠徵古舊，如近歲

韋蘇州歌行，淸麗之外，頗近興諷；其五言詩，又高雅閒淡，自成一家之體。今之秉筆者，誰能及之？然當蘇州在時，人亦未甚愛重；必待身後，然後人貴之。今僕之詩，人所愛者，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。時之所重，僕之所輕。至於諷諭者，意激而言質；閒適者，思澹而詞迂。以質合迂，宜人之不愛也。今所愛者，並世而生，獨足下耳。然千百年後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？

（四）

他自己將他的詩，分做四部分：一是諷諭；一是閒適；一是感傷；一是雜律。雜律詩他自己不滿意，感傷詩也無特好處，我們也可以置之不論。論他的諷諭，是直接出於詩經，他自己說得很明白。閒適是從陶詩一部分而來的，而又參以禪理，可說是合陶詩禪理而成的。以禪理入詩，在他前頭，王維已有這樣的彩色了；不過王維的彩色，還不及白居易這樣的顯著。總之：他的詩，他自己評論得很明白，不用我們多說，只看他代表的作品能

他的諷諭詩裏頂著名的，就是秦中吟十首，和新樂府五十首。其他續古詩十首，寓意五首，和答十首，有木八首，並新製布裘杏園中棗樹等，都是佳作。今選錄數首。如傷宅——秦中吟之第三首——云：

誰家起甲第？朱門大道邊：豐屋中櫛比；高牆外迴環。纍纍六七堂。棟宇相連延。一堂費百萬。鬱鬱起青煙。洞房溫且淸，寒暑不能干。高堂虛且迴，坐臥見南山。繞廊紫籐架；夾砌紅藥欄，攀枝摘櫻桃；帶花移牡丹。主人此中坐，十載爲大官。廚有臭敗肉；庫有貫朽錢。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？豈無窮賤者？忍不救飢寒！如何奉一身，直欲保千年？不見馬家宅，今作奉誠園？

買花——秦中吟之第十首——云：

帝城春欲暮，喧喧車馬度；共道牡丹時，相隨買花去。貴賤無常價，酬直看花數。灼灼百朵紅；戔戔五束素。上張幄幕庇；旁織笆籬護。水灑復泥封，移來色如故。家家習爲俗，人

人迷不悟。有一田舍翁，偶來買花處；低頭獨長歎，此歎無人諭。一叢深色花，十戶中人賦！

上陽人——新樂府之第七首——云：

上陽人！上陽人！紅顏暗老白髮新。綠衣監使守宮門，一閉上陽多少春？玄宗末年初選入，入時十六今六十。同時采擇百餘人，零落年深殘此身。憶昔吞悲別親族，扶入車中不教哭；皆云入內便承恩，臉似芙蓉胸似玉。未容君王得見面，已被楊妃遙側目；妒令潛配上陽宮，一生遂向空房宿。宿空房，秋夜長，夜長無寐天不明。耿耿殘燈背壁影，蕭蕭暗雨打窗聲。春日遲！日遲獨坐天難暮。宮鶯百囀愁厭聞；梁燕雙棲老休妒。鶯歸燕去長悄然，春往秋來不記年；唯向深宮望明月，東西四五百迴圓。今日宮中年最老，大家遙賜尚書號，小頭鞵履窄衣裳，青黛點眉眉細長。外人不見見應笑，天寶末年時世妝。上陽人！苦最多。少亦苦，老亦苦，少苦老苦兩如何？君不見昔時呂尚美人賦；又不見

今日上陽宮人白髮歌。

折臂翁——新樂府之第九首——云：

新豐老翁八十八，頭鬢眉鬚皆似雪；玄孫扶向店前行，左臂憑肩右臂折。問翁臂折來幾年？兼問致折何因緣？翁云貫屬新豐縣，生逢聖代無征戰。慣聽梨園歌管聲；不識旗槍與弓箭。無何天寶大徵兵，戶有三丁點一丁；點得驅將何處去，五月萬里雲南行。聞道雲南有瀘水，椒花落時瘴煙起；大軍徒涉水如湯，未過十人二三死。邨南邨北哭聲哀，兒別爺孃夫別妻；皆云前後征蠻者，千萬人行無一回。是時翁年二十四，兵部牒中有名字；夜深不敢使人知，偷將大石槌折臂。張弓簸旗俱不堪，從茲始免征雲南。骨碎筋傷非不苦，且圖揀退歸鄉土。此臂折來六十年，一肢雖廢一身全；至今風雨陰寒夜，直到天明痛不眠。痛不眠，終不悔！且喜老身今獨在。不然當時瀘水頭，身死魂孤骨不收；應作雲南望鄉鬼，萬人冢上哭呦呦。老人言，君聽取！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，不賞

邊功防黷武。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，欲求恩幸立邊功。邊功未立生民怨，請問新豐折臂翁。

杏園中棗樹云：

人言百果中，唯棗凡且鄙。皮皴似龜手；葉小如鼠耳。胡爲不自知，生花此園裏？豈宜遇攀翫，幸免遭傷毀。二月曲江頭，雜英紅旖旎；棗亦在其間，如嫫對西子。東風不擇木，吹煦長未已；眼看欲合抱，得盡生生理。寄言遊春客，乞君一迴視！君愛繞指柔，從君憐柳杞；君求悅目豔，不敢爭桃李。君若作大車，輪軸材須此！

以上傷宅等四首，都是對於時事，有所刺諷而作，故名爲諷；杏園中棗樹，以物諭人，故名爲諭。

（五）

再看他的閒適詩。他的性情，本來恬淡，他集中有效陶潛體詩十六首，又有讀老子，讀莊

子，讀禪經等詩。可見他於陶詩及道家書與禪經，都很喜歡讀的。於是我們可知他閒適詩的淵源了。如小池二首云：

晝倦前齋熱，晚愛小池清。映林餘景沒，近水微涼生。坐把蒲葵扇，閒吟三兩聲。

有意不在大，湛湛方丈餘。荷側瀉清露，萍開見游魚。每一臨此坐，憶歸靑溪居。

隨口道出，毫不做作，很像陶詩。又如齊物二首云：

靑松高百尺，綠蕙低數寸；同此大塊間，長短各有分。長者不可退，短者不可進；若用此理推，窮通兩無悶。

椿壽八千春，槿花不經宿；中間復何有，冉冉孤生竹。竹身三年老，竹色四時綠；雖謝椿有餘，猶勝槿不足。

這思想是從莊子裏來的。贈王山人云：

聞君減寢食，日聽神仙說；暗待非常人，潛求長生訣。言長本對短，未離生死轍。假使得

長生，才能勝夭折。松樹千年朽，槿花一日歇。畢竟共虛空；何須誇歲月。彭殤徒自異，生死終無別。不如學無生，無生卽無滅。

這思想是從佛書裏得來的。

以上各詩可以爲白香山閒適詩的代表了。此外雖然再有許多，都不出此範圍以外。

蘇東坡

（一）

宋朝的詩人，本來是蘇，（蘇軾）黃，（黃庭堅）范，（范成大）陸，（陸游）四家並稱的。我這本書裏所說的，就是四人中的兩人。（蘇軾和陸游）因爲陸游是間接出於黃庭堅，照我看來，要比黃庭堅好。范成大和陸游同時，詩派也差不多，然比陸游爲稍遜，陸游可以代表范成大。所以我這裏只取蘇陸兩人了。

在蘇軾以前宋朝的詩人，還有梅堯臣，蘇舜欽，歐陽修：都能掃除晚唐纖麗的習氣，而以簡淡蒼老為歸。然規模太小，究不能與蘇，陸並論。而他們和蘇詩的關係也不多，所以我這裏丟開不講只說蘇軾。如今可先看他的小傳，再論他的作品。

（二）

蘇軾，字子瞻，號東坡居士。眉州眉山人。他的父親就是蘇洵，（字明允，號老泉。（他的兄弟就是蘇轍，（字子由，號潁濱。）和他自己，在中國文學界，是有名的三蘇。人又稱東坡為大蘇。他生於景祐三年。嘉祐二年進士。那時王安石秉政，和他不對，謫居杭州及黃州等處。後因文字嫌疑，謫居海南。不久回來，於靖國元年，卒於常州。年六十六歲。他平生喜讀陶詩，曾作和陶詩四卷。又好佛學，嘗與和尚佛印交游。著有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，東坡志林五卷。

（三）

蘇詩的特色，也很容易說明；就是合李太白，陶淵明，並參以佛理而成的。有時過於粗豪，

失之豐縟，然這正是東坡的本色。宋詩鈔小傳，論他的詩道：

子瞻詩，氣象洪闊，鋪敍宛轉，子美之後，一人而已。然用事太多，不免失之豐縟；雖其學問所溢，要亦洗刷之工未盡也。而世之訾宋詩者，獨於子瞻，不敢輕議；以其胸中有萬卷書耳。不知子瞻所重，不在此也。

稱他氣象洪闊，鋪敍宛轉，可見他的才氣過人處。洗刷之工未盡，自是才氣粗豪人的本色。就是現在人所說的隨手寫出來，不在字句上做修飾的工夫。淵明，太白都是這一路的。蘇詩大概在淵明太白之間。

苕溪漁隱叢話論東坡詩云：

東坡題碧落洞詩云：「小語輒相答空山白雲驚。」此語全類太白。後自嶺外歸來，次韻江晦叔云：「浮雲時事改；孤月此心明。」如參禪悟道之人，吐露胸襟，無一毫窒礙也。

這一番話，也很切當。惟后山詩話，說他「晚年學太白而失於粗。」卻不知粗亦是太白的本色。后山詩出於山谷，（卽黃庭堅）以苦做爲工，對於東坡之粗，自不滿意。

王漁洋論東坡詩云：

慶曆文章宰相才，晚年孟博亦堪哀；淋漓大筆千秋在，字字華嚴法界來。

淋漓大筆四字，說得很當；而於蘇詩得力於佛理，更看得透徹了。

然他人評論東坡，總不及東坡自評。他自己嘗說道：

吾文如萬斛泉源，不擇地皆可出；在平地滔滔汩汩，雖一日千里無難；及其與山石曲折，隨物賦形，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：常行於所當行，常止於不可不止，如是而已矣。其他，雖吾亦不能知也。

又云：

作文如行雲流水，初無定質；但常行於所當行，止於所不可不止，雖喜笑怒罵之辭，皆

可書而誦之。

又云：某平生無快意事；惟作文章，意之所到，則筆力曲折，無不盡意；自謂世間樂事，無踰此矣。

我們領會得這個道理，便可以知道蘇詩的特色了。

（四）

前面已經說過：他的詩是淵源於陶，李，而參以禪理。現在可引他的詩，證明如下：如和陶游斜川云：

謫居淡無事，何事老且休。雖過靖節年，未失斜川游。春江淥未波，人臥船自流。我本無所適，泛泛隨鳴鷗。中流遇洑洄，捨舟步層丘。有口可與飲，何必逢我儔。過子（按過是東坡兒子的名字。這時候同遊。）詩似翁，我唱兒輒酬；未知陶彭澤，頗有此樂不？問點

爾何如？不與聖同憂。問翁何所笑？不爲由與求。

按「春江淥未波」六句，絕似陶公。東坡既然喜讀陶詩，和作至四卷之多，那麼他所受的淵明的感化，自然很深了。和陶詩以外，就是像新居一首，也似淵明。詩云：

朝陽入北林，竹樹散疎影。短籬尋丈間，寄我無窮境。舊居無一席，逐客猶延屛。結茅得玆地，翳翳村巷永。數朝風雨涼，畦菊發新穎。俯仰可卒歲，何必謀二頃。

然而他的性情豪放，沒有含蓄，很像太白；又因他生長四川，四川是太白的故鄉，而且山水奇險，和長江下游不同，東坡生長其間，因個性及環境種種的緣故，自然東坡的詩歌，要像太白了。如他遊金山寺詩，不絕似太白麽？詩云：

我家江水初發源，宦游直送江入海。聞道潮頭一丈高，天寒尙有沙痕在。中冷南畔石盤陀，古來出沒隨濤波，試登絕頂望鄉國，江南江北靑山多。羇愁畏晚尋歸楫，山僧苦留看落日。微風萬頃鞾紋細；斷霞半空魚尾赤。是時江月初生魄，二更月落天深黑。江

心似有炬火明，飛焰照山棲鳥驚。悵然歸臥心莫識，非鬼非人竟何物？江山如此不歸山，江神見怪驚我頑。我謝江神豈得已，有田不歸如江水！（原註：是夜所見如此。）

就是他簡短的七言絕詩也似太白。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首之二云：

黑雲翻墨未遮山，白雨跳珠亂入船。捲地風來忽吹散，望湖樓下水如天。未成小隱聊中隱；可得長閑勝暫閑。我本無家更安往？故鄉無此好湖山！

又書辨才白雲堂壁云：

不辭清曉叩松扉，卻值支公久不歸；山鳥不鳴天欲雪，捲簾惟見白雲飛。

這首詩和太白的敬亭山獨坐有些相像。

又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云：

忘歸不覺鬢毛斑，好事鄉人尚往還。斷嶺不遮西望眼，送君直過楚王山。

這首詩，尤和太白的下江陵，送孟浩然之廣陵相像。

然而東坡喜讀佛書，故詩中常有禪理；最容易看得出的，就是下面兩首。和梵天寺僧守詮詩云：

但聞煙外鐘；不見煙中寺。幽人行未已，草露溼芒屨。惟應山頭月，夜夜照來去。

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云：

道人出山去，山色如死灰：白雲不解笑，青松有餘哀。復聞道人歸，鳥語山容開：神光出寶髻，法雨洗塵埃；想見南北山，花發前後臺。寄聲問道人，借禪以爲詼：何所聞而去？何所見而回？道人笑不答，此意安在哉？昔者本不住，今者亦無來。此語竟非是，且食白楊梅！

後一首尤充滿了禪意。而東坡自己說：「喜笑怒罵之辭，皆可書而誦之。」這句話，也是很確的。我們試看他喜笑怒罵的詩，無論甚麼，都可以寫入詩裏的。如聞子由瘦云：

五日一見花豬肉；十日一遇黃雞粥。土人頓頓食藷芋，薦以燻鼠燒蝙蝠。舊聞蜜唧嘗

嘔吐，稍近蝦蟆緣習俗。……

又如讀孟郊詩云：

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；寒燈照昏花，佳處時一遭。……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；又似著蟚蜞，竟日嚼空螯。……人生如朝露，日夜火消膏；何苦將兩耳，聽此寒蟲號！不如且置之，飲我玉卮醪！

花豬肉，黃雞粥，爊鼠，燒蝙蝠，小魚，蟚蜞，拉拉雜雜，一齊寫入詩裏；而嘲諷孟郊，尤足令人發笑。這便是他喜笑怒罵的一斑了。

我們從這幾方面看來：便可以知道他的詩，有怎樣的特色；也可以知他爲人是怎樣的性情。

（五）

東坡門下士很多，其中著名的，就是蘇門四君子：一黃庭堅，二晁補之，三秦觀，四張耒。黃

庭堅出於蘇門，而能自成一家，爲南宋以來詩學之宗，稱爲江西派。其他晁，秦，張，三人稍遜。宋詩鈔小傳稱晁以氣勝；秦以韻勝（淮海集鈔小傳。）東坡自謂：「秦得吾工；張得吾易。」然我以爲四人出東坡門下，多半係仕宦關係；若論詩歌，便不相干。各人有自己的面目，不能說是東坡的支派。所以這裏不多說了。若黃庭堅，和南宋詩家的關係很深，待下面說到陸放翁，再爲略說幾句。

陸放翁

（一）

蘇東坡以後，便是陸游了。他的詩，也是寫實，和杜甫一樣。不過他的境遇，較爲安樂，和杜甫不同；他的性情，偏於閒散，和杜甫不同；所以寫的實情實事也不同。所寫的雖不同，而寫法卻是一樣。所以陸游的詩，我也當他是寫實看。

然杜詩所包甚廣，杜甫才力雄厚，不是陸游所能彀及的。陸游所擅場的，只是杜甫的一部分；而杜甫所有藻麗的地方，陸游一概沒有：這便是他們二人的異同了。

（二）

陸游，字務觀，號放翁。山陰人。他的祖父，名叫陸佃。在宋徽宗時，官至尙書左丞。游少時因蔭得官，後爲秦檜所忌；檜死，才擢編修，出知夔嚴二州，當范成大爲蜀帥時，游爲參議官；故居蜀最久。晚年家居，恬淡自樂，所爲詩善寫鄉村閒居之樂趣。卒年八十五。詩稿最多，總署劍南。以上所述，便是陸游的簡單小傳了。

（三）

論陸游的詩，可先一看他的淵源：陸游和楊萬里、范成大、尤袤四人，師事曾幾，傳其詩法。試看趙庚夫題曾幾詩集云：「淸於月白初三夜，淡似湯烹第一泉。咄咄逼人門弟子，劍南已見一燈傳。」而曾幾的詩法，又自黃庭堅得來。試看陸游替他做的墓誌銘有「以杜甫黃庭

堅爲宗」之語。而黃庭堅又是學杜甫的死做，隻字半句，不肯輕出；（這八個字是宋詩鈔山谷詩鈔小傳上的話。）而他的性情，又極褊僻，所以做成一種生硬的詩。（這種褊僻的性情，我以爲像孟郊，李賀，及屈原。）

由杜甫的一支，而黃庭堅，而曾幾，而陸游，屢有變化；不過到了陸游，已脫盡了硬做的習氣，變而爲自然。這一點也就是陸游比黃庭堅更好的所在了。

陸游間接再間接從杜甫得來的好處，就是寫實。這種師承，在今日看起來，似乎沒有研究的必要；但當時的事實，確是如此。陸游的詩，不是一味的摹仿杜甫，也不是摹仿黃庭堅和曾幾，須知淵源和摹仿不同。

南宋以來，詩人多宗黃庭堅：或是直接，或是間接，無不從黃庭堅一派出來。而黃庭堅又是學杜甫，所以宋詩鈔有「宋詩大半從少陵分支」之語。然我以爲這句話，只可說從黃庭堅以後是如此，黃庭堅以前卻不然。不能包括一切宋詩。

黃庭堅一派的詩，就是有名的江西派。然我以爲過於生硬，終不是極好的詩。若陸游，范成大，楊萬里三人，雖皆出於黃庭堅，然淺語常談，信口道出極其自然。和江西派的生硬不同。這三人中，尤以陸游爲最好。

（四）

我以爲放翁最好的文學作品，就是描寫鄉村閒居的樂趣。不但是詩，他有兩篇散文，也可稱是寫實的妙文，就是居室記和東籬記。這兩篇文很簡短的，我現在把他錄在這裏，和他的詩參看。那居室記云：

陸子治室於所居之堂北。其南北二十有八尺；東西十有七尺。東，西，北，皆爲窗，窗皆設簾障；視晦明，寒燠，爲舒卷啓閉之節。南爲大門，西南小門。冬則析堂與室爲二，而通其小門，以爲奧室；夏則合爲一，而闢大門以受涼風；歲暮，必易腐瓦，補罅隙，以避霜露之氣。朝晡食飲，豐約惟其力；少飽則止，不必盡器。休息，取調節氣血，不必成寐。讀書，取暢

適性靈，不必終卷。衣加損視氣候；或一日屢變。行不過數十步，意倦則止。雖有所期處，亦不復問。客至：或見，或不能見。間與人論說古事，或共杯酒；倦則亟舍而起。四方書疏，略不復遣。有來者：或亟報，或守累日不能報，皆適逢其會，無貴賤，親疏之間。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。少不治生事，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；秩滿，因不復敢請，縮衣節食而已。又二年，遂請老。法當得分司祿，亦置不復言。舍後及旁，皆有隙地，蒔花百餘本。當敷榮時，或至其下，方羊坐起；亦或零落已盡，終不一往。有疾，亦不汲汲近藥石，久多自平。家世無年，自曾大父以降，三世皆不越一甲子；今獨幸及七十有六，耳目手足未廢，可謂過其分矣。然自計平昔，於方外養生之說，初無所聞；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，故悉自書之，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。慶元六年八月一日，山陰陸某務觀記。

東籬記云：

放翁告歸之三年，闢舍東茀地，南北七十五尺；東西或十有八尺而贏；或十有三尺而

縮；插竹爲籬，如其地之數，埋五石瓮，瀦泉爲池；植千葉白芙蕖，又雜植木之品若干。草之品若干，名之曰東籬。放翁日婆娑其間，掇其香以嗅，擷其穎以玩，朝而灌，暮而鉏；凡一甲坼，一敷榮，童子皆來報惟謹。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，探離騷以得其族類，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，以觀其比興，窮其訓詁；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，一篇一詠無遺者，反覆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；間亦吟諷爲長謠短草，楚詞，唐律，酬答風月煙雨之態度。蓋非獨娛身目，遺暇日而已。昔老子著書，末章自「小國寡民，至甘其食美其服，安其居樂其俗，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」其意深矣。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，蓋眞足以致此。於虖！吾之東籬，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！開禧元年四月乙卯記。

這兩篇散文，寫他晚年閒居時自己的事情，很是忠實。論文也簡潔蒼老，因爲他是老年人的手筆，所以才這樣的蒼老。所謂寫實，不一定要是立在第三者的地位描寫低級社會的

情形，才算寫實；就是寫自己的事，寫得眞實不虛，都算寫實。寫實固然要細細的描寫，像這兩篇很簡短的文字，似乎不能充分的描寫；然他一句一句，都是實在的情形，像居室記一篇，室內一切的物，一切的事，都寫得很周到，這正是中國文字簡潔的好處。我們不能因爲他篇幅這麽短，便以爲太簡略了。

（五）

我們再將眼光注在這一點，去看陸放翁的寫實詩。他最會描寫鄉村特殊的情形，如秋日郊居云：

兒童冬學鬧比鄰，據案愚儒卻自珍；授罷村書閉門睡，終年不著面看人。（自註云：農家十月，乃遣子入學：謂之冬學。所讀雜字，百家姓之類，謂之村書。）

按：我們讀了這首詩，至少可以知道當時候的村塾兒童所讀的書，是雜字、百家姓之類。又我們常稱鄉村私塾先生爲冬烘先生，然究不知他的出處；今讀了此詩，才恍然明白。冬烘

先生，就是冬學先生，冬學之例，在如今已沒有了；（指我們小時候所住的鄉村而言，旁的地方。我不知道。）所以冬學二字也不懂。冬學大約因爲春夏秋三季，農家孩子，要在田裏作工；只有冬天有閒工夫讀書，所以便有這種特別的冬學，來招收這些學生。可惜現在教育不能普及，鄉村兒童，終年失學的很多；像這樣腐敗的冬學，也沒有了。杜詩人稱爲詩史；像陸放翁這樣的詩，眞是社會史。比杜甫專寫國家大事，還要有價值。放翁詩不也可稱爲詩史麼？又如杜門云？

寂寞山深處，崢嶸歲暮時。燒灰除菜蝗，（讀去聲。）送芋謝牛醫。筧水晨澆藥，燈窗夜覆棋。杜門君勿怪，遲暮少新知。

三四句確是鄉村實事。又春雨絕句六首之二云：

千點猩紅蜀海棠，誰憐雨裏作啼粧；殺風景處君知否？正伴鄰家救麥忙。

天公似欲敗蠶麰，雨冒南山暮不收；騃女癡兒那念此，貪看蝌蚪滿淸溝。

這兩首詩，也是鄉村寫眞。第一首中敘麥二字，是鄉村的特別名詞，讀者請注意他！又對食戲作二首云：

霜餘蔬甲淡中甜，春近靈苗嫩不蘞；採掇歸來便堪煮，半銖鹽酪不須添。

春前臘後物華催，時伴兒曹把酒杯。蒸餅猶能十字裂；餛飩那得五般來。

按五般餛飩，不知是甚麽；恐怕般當作盤，但不能一定說是如此。又如新歲云：

改歲鍾馗在，依然舊綠襦。老厖供餺飥；跳婢煖屠蘇。載糗送窮鬼；扶箕迎紫姑。兒童欺老瞶，燈下聚呼盧。

賽神云：

歲熟鄉鄰樂；辰良祭賽多。荒園拋鬼飯；高杌置神鵝。（自註云：村人謂祭神之牲爲神豬，神鵝。）人散叢祠寂；巫歸醉臉酡。飢鴉更堪笑，嗚噪下庭柯。

自開歲連日陰雨未止云：

江雲漠漠雨昏昏，歸老山陰學灌園。十里羊腸僅通路；三家鐺脚自成村。應時膊飥聊從俗，耐久鍾馗儼在門。近縣傳聞頗多盜，呼兒插棘補頹垣。（自註云：俗有年膊飥之語。予貧甚，今歲遂不能易鍾馗。）

按這三首詩，可算是鄉村生活的寫眞，也可算是風俗史。第三首膊飥，爲餺飥之諧音；係當時俗語，今已不知何謂。而第一第三兩首，皆是敍新年事，皆說到鍾馗。鍾馗，在今日是端午節的點綴品，卻不知在那時候，是新年的點綴品。他又有烏啼一首，可算是農家曆了。詩云：

野人無曆日，烏啼知四時：二月聞子規，春耕不可遲；三月聞黃鸝，幼婦閔蠶飢；四月鳴布穀，家家蠶上簇；五月鳴鴉舅，苗稚憂草茂。……

放翁像這一類的詩極多，舉不勝舉。其他斷句如：「紅顆帶芒收晚稻；綠苞和葉摘新橙。」「蠶如黑蟻桑生後；秧似青針水滿時。」「蝟刺坼蓬新栗熟；鵝雛弄色凍醅濃。」「藜粥數匙晨壓藥；松肪一碗夜觀書。」「荒陂船護鴨；斷岸笛呼牛。」「稻陂正滿初投種；蠶子方生

未忌人。」描寫鄉村情景，像這樣的詩，放翁以外，確不多見。惟普通選本，於放翁這樣的詩，多删去不選，所以人家越發不知道。梁任公說：陶淵明以後的詩人，描寫田園生活，不能寫到眞際。卻不曾知道陸放翁有這樣的好詩。

這樣的詩，在杜甫詩集裏，已經有一二首了；所以說陸游的詩，是從杜甫來的。杜甫著名的南鄰一首，不就是這樣的麼？南鄰云：

甪里先生烏角巾，園收芋栗未全貧。慣看賓客兒童喜；得食階除烏雀馴。秋水纔添四五尺；野航恰受兩三人。白沙翠竹江村暮，相送柴門月色新。

杜甫的「老妻畫紙爲棋局，稚子敲針作釣鉤，」「盤餐市遠無兼味；尊酒家貧只舊醅。」也是這樣。不過沒有陸游做得多，也沒有陸游這樣充分的寫罷。

（六）

陸游除了寫鄉村生活以外，描寫他眼前常見的事，也寫得極忠實。如傳誦人口的「小

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。」便是個絕好的例。此外這樣的詩尚多，如園中晚飯示兒子云：

一飽何必慕萬鍾，小園父子自相從。蚍蜉布陣雨將作；蛺蝶成團春已濃。澗底束薪供晚爨；街頭糴米續晨春。盤餐莫恨無兼味，自繞荒畦摘芥菘。

閒意云：

柴門雖設不曾開，爲怕人行損綠苔。妍日漸催春意動；好風時捲市聲來。學經妻問生疎字，嘗酒兒爭瀲灔杯。安得小園寬半畝，黃梅綠李一時栽！

書適云：

老翁年七十，其實似童兒：山果啼呼覓；鄉儺喜笑隨。羣嬉累瓦塔；獨立照盆池。更挾閒書讀，渾如上學時。

秋懷云：

園丁傍架摘黃瓜，村女沿籬採碧花；城市尙餘三伏熱，秋光先到野人家。

此外描寫入微的，如「紙閣幽窗見細書。」如「小蝶穿花似蘭黃。」如「燕嘴新泥雨未乾。」看似平淡，實在描寫得逼眞。

（七）

放翁生當南宋偏安之世，對於金人的侵掠，很爲不平。他那種鬱塞磊落之概，時時發表在他的詩裏；故常有感激豪宕之什。後人至於稱他爲「亘古男兒一放翁。」這未免恭維太過了。他這一類的詩，只有一時代的價値，沒有永久的價値，如長歌行云：

人生不作安期生，醉入東海騎長鯨；猶當出作李西平，手梟逆賊淸舊京。金印煌煌未入手，白髮種種來無情。成都古寺臥秋晚，落日偏傍僧窗明。豈其馬上破賊手，哦詩長作寒螿鳴！興來買盡市橋酒，大車磊落堆長瓶；哀絲豪竹助劇飮，如鉅野受黃河傾。平時一滴不入口，意氣頓使千人驚，國讎未報壯士老，匣中寶劍夜有聲。何當凱旋宴將

士，三更雪壓飛狐城！

關山月云：

和戎詔下十五年，將軍不戰空臨邊。朱門沈沈按歌舞，廐馬肥死弓斷絃。戍樓刁斗催落月，三十從軍今白髮。笛裏誰知壯士心；沙頭空照征人骨。中原干戈古亦聞，豈有逆胡傳子孫；遺民忍死望恢復，幾處今宵垂淚痕。

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云：

僵臥孤村不自哀，尙思爲國戍輪臺；夜闌臥聽風吹雨，鐵馬冰河入夢來。

排悶云：

四十從軍渭水邊，功名無命氣猶全；白頭爛醉東吳市，自拔長刀割彘肩。

以上各首。都是他激烈豪宕的詩，這也是放翁詩的一種特色。我以爲其意固然可取，然終未免書生說大話罷。如言俠義，不如李太白識郭子儀於行伍之中，較爲實在。故我以

爲這不是放翁唯一的好處，他唯一的好處，還是寫實。

（八）

和放翁並稱的，有范成大，號石湖；楊萬里，號誠齋。三人詩是差不多的一派。放翁的詩，可以代表這兩家；故我不多說。只各將他們的詩附錄數首於此，以資比較：

范成大秋日田園雜興云：

秋來只怕雨垂垂，甲子無雲萬事宜；穫稻畢工隨曬穀，直須晴到入倉時。
新築場泥鏡面平，家家打稻趁霜晴；笑歌聲裏輕雷動，一夜連枷響到明。

喜雨云：

昨遣長鬚借踏車，小池須水引鳴蛙；今朝一雨添新漲，便合翻泥種藕花。

春晚卽事留游子明王仲顯云：

繡地紅千點，平橋綠一篙。楝花來石首；穀雨熟櫻桃。笑我生塵甑，慚君有敝袍。故人能

少駐，門徑久蓬蒿。

楊萬里閒居初夏午睡起云：

梅子留酸軟齒牙；芭蕉分綠與（俗作上）窗紗。日長睡足（俗作起）無情思，閒看兒童捉柳花。

登淨遠亭云：

池冰受日未全開，旋旋波痕百皺來；野鴨被人驚得慣，作羣飛去卻飛回。

甲申上元前聞家君不快西歸見梅有感云：

官路桐江西復西，野梅千樹壓疎籬；昨來都下筠籃底，三百青錢買一枝。

王漁洋

（一）

中國古代幾個有價值的詩人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了。屈原而後，如陶淵明，如李太白，如杜少陵，如白香山差不多大家都知道他們的詩是有價值了。但是清朝的王漁洋，卻沒有人說起他。不但是不說他好，而且是攻擊他。如章太炎所講的國學概論裏面說：

王漁洋，朱彝尊的詩，失之典澤過濃。

又梁任公所著的清代學術概論裏面說：

以言夫詩，眞可謂衰落已極，吳偉業之靡曼，王士禎（即王漁洋）之脆薄，號爲開國宗匠。

章梁兩先生，對於竹垞，（朱彝尊）梅村，（吳偉業）漁洋，皆不滿意。然余以爲竹垞失之典澤過濃，是不錯；梅村靡曼，也不錯；獨不滿意於王漁洋，我不敢贊同。

王漁洋的詩和方望溪的文，在前清稱爲一代正宗，然而在當時已有人攻擊他們，說道：

一代正宗才力薄；望溪制藝，阮亭詩。

阮亭就是王漁洋的別號；人家說他的詩，和望溪的文，同是才力薄弱，好像是不足稱爲正宗。我按，望溪的文，不是在本題範圍以內，我故置而不論，單論王漁洋的詩。

（二）

我要說明王漁洋的詩有價值，須先說明「詩是甚麼？」再說明「中國的詩是甚麼？」

「詩是甚麼？」這一個答案大概是：「詩是發抒感情的文字，」無論中國，外國的文學家，都承認這句話了。

外國名人的詩的界說，恕我不能多引；單引中國人的詩的界說，證明詩爲發抒感情的文字。

詩言志；歌永言。（虞書）

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；情動乎中，而形於言；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，嗟歎之不足，故詠歌之。（詩大序）

或有問於余曰：詩何爲而作也？余應之曰：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；夫既有欲矣，則不能無思；既有思矣，則不能無言；既有言矣，則言之所不能盡，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，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，（同奏。）而不能已焉：此詩之所以作也。（朱子詩序）

試看以上三個人的話，已可以完全明白詩是發抒感情的文字。詩的唯一職務，就是發抒感情。不過詩與歌有無分別，另是一個問題；這話很長，可參看拙著新詩概說。（商務印書館出版。）

再說「中國的詩是甚麼？」這一句定有人要發生疑問，以爲：中國的詩，難道和外國的詩，有兩樣麽？（不是指形式而言，形式當然不同。）我便答道：中國的詩，是發抒感情的；外國的詩，也是發抒感情的：不過發抒的方法不同。中國人的感情，是用很婉轉，很含蓄的口氣，發抒出來的。外國人的感情，是直說出來的，大概是說得毫無餘蘊。中國詩裏的感情，好像是平

淡些，外國詩裏的感情極其熱烈。實在中國人的感情，並不平淡，不過是含而不吐，好像是平淡罷了。這便是中國詩的特點，也便是中國詩和外國詩的異點。（以上所說的詩，都是指詩經裏的詩，楚辭以後便有變了。）

中國的詩，婉轉而含蓄，也可引古人的話來證明：

關雎樂而不淫；哀而不傷。（論語）

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。（史記屈原傳）

倘然哀而傷，怨誹而亂，那便是將胸中的感情，盡說出來。今曰哀而不傷，怨誹而不亂，這便是含蓄。所以孔子又說：

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：其爲人也，温柔敦厚，詩教也。（禮記經解）

看這句話，可以知道古時的人，拿詩做教化的工具；用婉轉含蓄的詩，養成人民温柔敦厚的性情。所以說：看見他的人民温柔敦厚，便可以知道他的詩教昌明了。而温柔敦厚也就

是中國國民性的特點，也就是中國詩學的特點。

以上所說的，都是詩經裏的詩他所有的實質很單純，就是溫柔敦厚的感情。詩經裏的詩，多半是比興。並不直說。你看詩人的心，多少忠厚啊！到了楚辭出現，乃是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思想接觸時代。離騷雖然仍是溫柔敦厚的感情，卻已加入許多神秘幽怪的故事。到了漢朝，中國人和匈奴人接觸以後，詩的實質，更加入一種粗豪悲壯的氣概。到了晉朝，晉代式的老莊學說，盛行以後，中國詩的實質裏更加入一種玄妙高尙的思想。到了南北朝及唐，佛學盛行而後，中國詩的實質裏，更加入一種覺悟解脫的見識：因此便生大變化了。以後千流萬派，大概逃不了上面所說的五種原素；（關於這一層，另有拙著中國詩歌實質上變的大關鍵，說得很淸楚。）而五種原素之中，尤以溫柔敦厚的感情，爲中國詩的本色，而卽爲詩學的正宗。

（三）

必須明白了第二節的話，然後可以論王漁洋；因爲王漁洋的詩，就是能彀得溫柔敦厚之旨哩。今述王漁洋簡單的小傳，而後論他的詩。

王士禎，字子貞，一字貽上，號阮亭，又號漁洋山人，山東新城人。生於明崇禎七年。明亡他十一歲。入清官至刑部尙書。康熙五十年卒，年七十八。他的祖父名象晉，明萬曆間進士，官浙江布政使，父名與敕。清順治元年拔貢，贈尙書。漁洋幼時跟著他祖父，住在杭州；七八歲間，回到新城讀書。清兵入關，新城陷落，他曾避至長白山。後來天下平定，漁洋仕淸，曾爲揚州推官，又嘗使蜀，使粵，所到的地方很多；各處都有記遊的筆記，或記游的詩。二十四歲時，游濟南，與同時諸名士，會於大明湖，賦秋柳詩；因結秋柳社，一時和詩的人很多，至今秋柳詩猶極有名。其實秋柳詩並不是他的頂好的作品，不過是一時浪傳罷了。他的著作很多，隨時刊行；臨死時，自己匯萃諸集，詳加去留，編成帶經堂集九十二卷，他的性情，是喜歡交遊；見人家有一佳句，必再三稱道，不肯去口。嘗編感舊集十六卷，都是他朋友所做的詩。又著漁洋詩話兩卷，他

朋友或後輩所做的詩，凡是他以爲好的，雖一二斷句，亦必採入，竭力稱道。這正是他的性情敦厚處。他自己八歲能詩；十二歲時，他的祖父方作草書，以「醉愛羲之蹟」一句，叫諸孫屬對；漁洋對道：「狂吟白也詩。」十五歲時，已有詩集一卷，中載落葉詩云：「已共寒江潮上下；況逢新燕影參差。」又云：「年年搖落吳江思，忍向烟波問板橋」！照此看來，可知他天生是一位詩人了。

（四）

現在再論他的詩罷：他的詩就是「溫柔敦厚，怨而不亂，深得國風小雅之遺。」簡便說一句：就是「詩經的嫡傳」罷了。

他能得詩經的嫡傳，一部分是他性情的關係，一部分也是時代的關係，再一小部分，也是地理的關係。

說到他的性情，他是個富於感情的人；感物成吟，有一往情深之概，卻又不流於輕佻譎

治，如秦郵雜詩八首之一云：

前溪柳色碧沈沈。醉寫新詞付阿音；法曲淒涼鬢絲改，畫衣何處舊泥金！

高郵雨泊云：

寒雨秦郵夜泊船，南湖新漲水連天；風流不見秦淮海，寂寞人間五百年！

秦淮雜詩二十首之二云：

傳壽清歌沙嫩簫，紅牙紫玉夜相邀；而今明月空如水，不見青溪長板橋！

十里清淮水蔚藍，板橋斜日柳毿毿；棲鴉流水空蕭瑟，不見題詩紀阿男！

這樣的詩，都足以表現他的性情溫厚。

他喜歡交朋友，然沒有千金結客的豪舉：只於分合聚散之際，有所感觸，而不能已於言，一唱三歎，卻又無激越悽苦之音。他嘗於一夜之間，做了懷人的絕句六十首，最爲有名；此外如夜雨題寒山寺寄西樵禮吉云：

日暮東塘正落潮，孤篷泊處雨蕭蕭；疎鐘夜火寒山寺，記過吳楓第幾橋？楓葉蕭蕭條水驛空，離居千里悵難同；十年舊約江南夢，獨聽寒山夜半鐘！

寄陳伯璣金陵云：

東風作意吹楊柳，綠到垂楊第幾橋？欲折一枝寄相憶，隔江殘笛雨蕭蕭！

眞州絕句六首之一云：

曉上高樓最上層，去帆婀娜意難勝！白沙亭下潮千尺，直送離心到秣陵！

送陳子萬之黎城丞二首之一云：

美人爲政太行西，到及人葠五葉齊。頗憶故園風物否？白雲紅樹滿荊谿！

送胡耑孩赴長江云：

青草湖邊秋水長，黃陵廟口暮煙蒼；布帆安穩西風裏，一路看山到岳陽。

讀這幾首詩，可以知他對於家人朋友的感情了。

孔子云：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像漁洋這樣的詩，眞可以當得而無愧。

（五）

說到他生存的時代，和他的詩，也有很大的關係。大概淸初詩人，都是生於明末；對於國家興亡之感，自然不能完全消滅，時時流露於文字之間。故淸初的詩，比乾嘉以後要好。乾嘉以後，天下承平無事；詩人也無所感激，便不免言之無物，自然而然的，流入平庸一途。像王昶所選湖海詩傳裏的詩，最足以爲代表。其中如沈德潛吳山懷古之一首云：

大觀亭榭俯丹梯，千尺峯巔一杖藜。孤嶺界分城內外，曲江劃破浙東西。潮頭如馬當空立，山勢猶龍入望低。吳越興亡總陳跡，伍胥英爽震羣黎。

沈德潛號稱大家，尙不過如此；其他更不必說了。這是時代使然，無可如何的事。本來是「物不得其平則鳴，」今既得其平，可以不鳴；可以不鳴而偏要鳴，那當然是敷衍成文，而沒有眞情流露於其間了。

然清初的詩固然好，而明末遺民，又往往過於激烈，未免怨誹而亂了。像卓爾堪所選的明四百家遺民詩，最足以爲代表。其中如萬壽祺的入沛宮云。

泗亭春盡樹婆娑，漢帝宸遊不再過。魂魄有時還至沛；樓臺落日半臨河。風吹大澤龍蛇近；天入平沙雁鶩多。我亦遠隨黃綺去，東山重唱採芝歌。

怨誹而不免於亂，這也是有激而然。總之明遺民詩，往往過於激烈；乾嘉以後的詩，又過於平庸；只有王漁洋，恰在這中間，既不是言之無物，又不是怨誹而亂。因爲漁洋生於明末，然明亡時，年紀尙小，和其他的遺民不同；卻又目覩興亡，和生長在乾嘉以後的人又不同；況他又是個富於感情的人，能不有所謂「故宮禾黍」之感麼？所以他的詩，也往往帶一些感時傷事之意，卻又低徊往復，而不忍直言。如曉雨後登燕子磯絕頂云：

岷濤萬里望中收，振策危磯最上頭。吳楚靑蒼分極浦，江山平遠入新秋。永嘉南渡人皆盡，建業西風水自流。灑淚重悲天塹險，浴鳧飛燕滿汀洲。

永嘉人盡，建業水流，無處不是含著亡國之感；不過不露痕跡罷了。讀者試將他和沈德潛的吳山懷古，萬祺壽的入沛宮相比，便可以知道他的詩和時代的關係了。

就是他著名的秦淮雜詩，也是憑弔故國之作。如云：

舊院風流數頓楊，梨園往事淚沾裳；樽前白髮談天寶，零落人間脫十娘。

如云：

新月高高夜漏分，棗花簾子水沈薰。石頭巷口諸年少，解唱當年白練裙。

前一首大有「正是江南好風景，落花時節又逢君。」之意，第二首大有「白頭宮女在，閒坐說玄宗。」之意。至如：

「當年賜第有輝光，開國中山異姓王；莫問萬春園舊事，朱門草沒大功坊。」之弔徐中山。又如：

「新歌細字寫冰紈，小部君王帶笑看；千載秦淮嗚咽水，不應仍恨孔都官。」之刺阮

大鋮，更爲明白顯著了。

（六）

再說到地理的關係，就是因爲他是個山東人。山東在黃河流域；所以他的詩，是國風小雅之遺，而沒有染長江流域文學的彩色。

就黃河流域說，也各地不同；山東爲黃河流域中最富庶之區；而且山水很好，大明湖，趵突泉，風光淸秀，水木明瑟，大有江南風景，黃山谷說得好：「濟南瀟灑似江南。」漁洋生長於此，所得的山水之助，一定不少。

又況山東是孔子的故鄉；孔子當年講學於此，應用詩教，以養成人民溫柔敦厚之風；魯國人所受的感化，當比他國人要更深一些。這種溫柔敦厚之風，是一直遺傳下來的；不遇著詩人，不易表現出來，都含蓄在內面；一遇著王漁洋這樣的詩人，便一齊表現在詩歌中了。

照此看來，王漁洋的詩，和地理的關係，豈不是也很深麼？

（七）

總觀以上各說，可見王漁洋能得詩經之傳，乃有種種的關係；並非是偶然的事。而且他的詩，在實質上，純然是溫柔敦厚的感情，並沒有他種實質，（如第二節所說的各種實質。）糅入其間。所以可稱爲詩經之嫡傳。

與王漁洋同時的人，評論王漁洋的詩；雖不曾說明他的詩是詩經的嫡傳，然他的眞價値，也已看出了。如張九徵云：

筆墨之外，自具性情；登覽之餘，別深寄託。（見漁洋詩話）

按：筆墨外之性情，就是含蓄，也就是溫柔敦厚。他人的感情，盡情發表出來；漁洋的感情，卻含而不吐。這就是漁洋詩的好處。再看別深寄託一句，也就可知漁洋的詩，是得著詩經比興之旨了。

又如劉體仁云：

讀同時他人作，雖心知其十倍於我；倘假以學問，似若可追。至阮亭，卽使我更讀書三十年，自覺去之愈遠。正如仙人嘯樹，其異在神骨之間；又如天女微妙，偶然動步，皆中奇舞之節。當使千古後謂我爲知言。

按他人詩可以學而能；漁洋之詩，不可以學而能。這就是學問可以讀書得來，性情不可以讀書得來。而溫柔敦厚的性情，尤不可以讀書得來。仙人之嘯，天女之舞二句，尤能道出漁洋詩的好處。

又如吳陳琰爲漁洋蠶尾續集序云：

司空表聖論詩云：梅止於酸，鹽止於鹹；飲食不可無酸鹹，而其美常在酸鹹之外。余嘗深旨其言。酸鹹之外者何？味外味也。味外味者何？神韻也。詩得古人之神韻，卽昌谷所云骨重神寒；詩品之貴，莫踰於此矣。

按：這話雖然不錯，然不能算深知漁洋。因爲他只說漁洋的詩是神韻好，尙未能充分說

出漁洋詩的好處來。而後人誤會了，以爲神韻就是才力薄弱的表示。才是冤枉！然大意仍是不錯的，仍可以和我的話互相發明。

總之拿一切的話來說明漁洋詩的好處，不如說他的詩是詩經的嫡傳。

（八）

和漁洋同時的名家眞不少；如江左三大家（錢牧齋，吳梅村，龔芝麓。）如嶺南三大家，（陳元孝，屈翁山，梁藥亭。）如南施北宋，（施愚山，宋荔裳。）這許多人不能偏舉。或以才力勝，或以典麗勝，比他雄厚宏博的很多；然不能稱正宗。就是他人的詩，不能算詩經的嫡傳；王漁洋的詩，能算詩經的嫡傳。人家稱他才力弱，是不相干的。詩是發抒感情的，並不要講才力；倘然要大才博學的人，才能做詩；那麼詩經上的國風，爲甚麼多是閭巷歌謠呢？

從這一點看來，所以我承認王漁洋的詩，是詩經的嫡傳，可以當得正宗而無愧。

除了王漁洋之外，同時的詩家，據我個人的眼光看來，便是要算海寧查初白，（名愼行。）

宣城施愚山（名閏章。）了。



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
民國廿二年二月印行
[illegible]第一版
（二六九二）

國學小叢書 中國八大詩人一冊

上海 實價新法幣叄元

編纂者 胡懷琛

編輯主幹 王雲五

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

（本書校對者杜運存）

